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　倘此敬慎不苟夫安得不集事論者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

忠舜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潭民義之多舉家自盡忠義相感發一時視死如歸若此可見性善之同

潘麟長云天欲祚宋如李芾尹穀當必使之致君于道矣

明程襄毅公信征川貴時諮以便宜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飢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權閫外

穀時寓城中想穀之寓于潭亦與苇忠義相依倚也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冠掐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必行冠禮以見先人蓋爲義而死則其一出于義宜也然而僾已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苇命以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乃名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

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

李芾知潭州元圍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曰事急矣吾屬爲國用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弟死守有復言者斬除夕元兵登城知衡州進士尹

欲伸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

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宋趙昺發判池州時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昺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昺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昺發笑止之及元兵

此實喜辭

歐陽珣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
如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滄三鎮地與金人
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
寸不可以與人（世守大義一層）且金人志不在地（賊情）
一層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
戰而與其地他日取之曲（事理一層）時宰怒廼以
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滄州珣至城下痛哭
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志不可
奪到底

縱不勝敵愛死乎　不論成敗能舉其職雖敗亦榮率弓兵數十人出禦在縣尉尤難爲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無少長皆誅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此語亦不論虛實能伸大義雖虛亦快賊怒縶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

變遣其黨至眞卿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
當焚死眞卿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
使閹奴等害眞卿曰有詔眞卿再拜奴曰且
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
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
耳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詹良臣徽宗時爲縉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富
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

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執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眞卿守以甲士數劫之以威不屈遂拘送蔡州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

口賊劒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糊而絕

其宗子近屬皆被害

竊嘗謂死忠死孝者固不計禍之淺深何施不可但天之所以成就忠孝何必置之極慘極烈之地此又天間之所當作也意者忠勇所激天亦不能爲之力耶抑安于鼎鑊刀鋸既以爲飲食枕藉之恒則又何妨藉之以振厲斯世臭靡苟賤之已甚耶

顏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顏杲卿開元中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安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眞卿同起兵討賊以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敗賊以杲卿至洛陽加戶部尚書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嘆曰汝營州牧羊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言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啗之罵不絕

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名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諸郡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

林之奇云王蠋死節義而後齊士發憤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爲齊有天下忠義之心艱難之際貴有爲之倡者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眞卿首倡忠義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李之功實眞卿爲之倡也

鬼錄豈宜就爾求恩景怒盡殺之

張嶷書生守土而恥不能匡救朝廷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可謂無負平書此致堂胡氏之言也而當門徇難無後必不欲其子徇幸生於賊手烈哉

唐天寶時平原太守顏眞卿知安祿山且反固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廬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眞卿將兵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從賊獻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忠此歎忠者亦
能盡殺之耶

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太守張
嵊書生不閑軍旅以勸嵊劾袁君正迎降嵊
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日隳之吾
豈不知此難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
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
之嵊曰吾不在專城明廷傾危不能匡復速
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

非望。宿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雖不能爲天下却此亦已明天下之大義伸天下之壯氣紹命殺之

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人意紹慚使人牽出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當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爲國而死忠烈感人便有陳容與之同徇。可見德必不孤遂亢殺在紹座者莫不歎

有漢室不知有他後袁紹以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非從張超起見亦是爲國紹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舉兵攻之歷年不下乃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莫敢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

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爲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頭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而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生雖無位功不在國家然以一死鼓奮忠勇而齊以復國其功又當在田單之右

臧洪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董卓之亂洪與超等共誓起兵同赴國難始終只知

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為忠臣者也

王蠋居齊之畫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毅之初入齊也聞蠋賢令於軍曰環畫三十里無入以蠋之故也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言故退而

愛惜人才疏通言路不然便是徇名而非公忠矣　帝曰卿眞長者哀了凡曰朱子與留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爲忠臣之說恐非與邦之言也按魏徵嘗言於太宗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曰俾者惟上之所使蓋責望其君之厚也若後世不願爲忠臣則自不肖爲忠直故遁桀紂其君之嫌而以堯舜訣其君且欲蓋其承迎之迹是奸佞之尤也不忠而得爲良哉夫使節

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稍待中血勿浣也

元阿魯渾薩理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事詔以爲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世祖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力諍之乃得釋此須實爲國家起見

晉惠帝時成都王穎反進兵逼京師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徵侍中稽紹詣行在奏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死生大節必須預先辦下念頭臨時猝應鮮不顛沛越檄名四方兵北至安陽穎遣石越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

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常圍高祖於滎陽漢軍乏食信乃說漢王曰事急矣請爲王詐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軍四面擊之信乃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信

已者今十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霍光從之宣帝既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此由本無利心故也然而後先易念者固有之矣此丙相之所以不可及會掖庭一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爲列侯丙吉當臨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後爲丞相

漢武帝時戾太子遭巫蠱事妻妾男女遇害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哀之擇謹厚女乳養之此時豈有求利之心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令被繫者皆殺之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若有求利之心即有懼害之心安敢閉門不納使者還報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武帝之悟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及昌邑王廢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皇曾孫病

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孽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甘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是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哉

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精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弑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幾而威權在已君德精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

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曰井
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漢石奮景帝時爲諸侯相歸老於家以歲時朝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帝時賜
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時奮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
爲不及也

眞西山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

臣相得千載無復有過焉者然雖由其所遇之盛而非鄴侯之忠誠才智則亦未易動其心感其性使之垂危得安而建
帝之死則已不能無遺憾焉已

趙抃爲御史時與范鎭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爲相鎭屢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鎭於安石對曰問趙抃便知鎭之爲人可謂以細人之心而度君上果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曰昔仁宗違豫鎭請立皇嗣疏十九上
侯命百日鬚髮皆白憂君愛國至於如此非忠臣而何

仁孝實無他也汝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驚悸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吾父子賴卿得全方期報德不許

士庶之家失其父子兄弟之常苟欲爲之調劑而曲全之猶尚未易何況帝室王家威權之下尤難以口舌爭也然苟不幸值其變而不力爲挽回匡救則又何取乎輔弼之臣輔臣者所與天子同以天下爲家而自宮中府中以至薄海內外罔不受理焉者也況夫父子兄弟倫紀之大君德昏明所關宗廟社稷安危所係倘不盡心而使其有萬一之悔便是謂爲此陛下家事者蓋不仁之甚者也○鄭侯於肅德兩朝得全其父子之恩固賴君

已就舒干圖定策之功矣又把小人情事并與說明使知警悟
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旋下緊著
寒斷○危○緩○
當自審勿露此意露之則彼皆欲樹忠於舒王太子危矣如此開陳反覆善導其主後不在孟子下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一不得○不悔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

宗性急以建儲用爲寃臣不勝慶幸又就性急
覺路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
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
迹當令鞫實又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
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
也至開元時殺太子瑛海內冤憤又何足法
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
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

睹此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儲見得今日事
而○得言無○使後悔○無及
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
建儲死常懷憂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
以防讒搆之端又就德宗家庭之事動之○不得不解○上曰朕固知之
意色稍解乃曰卿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
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承乾謀反事狀顯白當
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
終天年太宗從之幷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

不○得○不○泣

亦泣　以事已至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故就所親愛曉其所切愛臣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有彭原建帝用何故而誅上曰建帝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衆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帝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者爲陛下相又

今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急就所疑絕其所恃舒王雖孝陛下勿復望其孝矣

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因）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之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機開導實足滿理）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歿其咎也就自己父子之情動之以真（因）悃激切過于左師觸龍

已二十六矣愼毋再摘於是廣平無恙德宗時復爲相部國公主女蕭氏爲太子妃或告主婬亂且厭禱上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氏離婚上名泌告之且曰舒王仁孝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廢之而立婬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舒王爲婬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

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儲若有此心當深憾
證
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可以察其心
不得不泣
矣上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更入本意不欲
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
建宜說得透徹此處更不
慎將來耳昔天后酖長子宏立次子賢賢內
世多詞
懼作黃臺瓜詞以動后心其詞云種瓜黃臺
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
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然竟不免也今陛下

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甯耳此雖爲廣平而言然建甯冤死實是鄭侯胸中憾事不能不爲肅宗一白使之知過上曰建甯朕之愛子艱難有功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常與臣言其冤輒嗚咽流涕上曰渠常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甯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甯

安捷書至上喜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開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者案之前乎陛下若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至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誅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誅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乎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長久曰卿

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望在於主帥若建甯功成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乃將廣平旣而建甯王爲張良娣李輔國所譖賜死廣平懼謀去二人泌曰不可王不見建甯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凡父母偏聽親信之言不愛其子者子之所以處之只有是道蓋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泌未有以爲之地也及後長

方以爲公以太宗之英明而猶見不及此甚矣明無不照之難也然非太宗則亦未必有他日之悔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唐肅宗即位靈武謀抗敵以次子建甯王倓才勇使爲元帥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豈可使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

進屢諂趣之忽對曰陛下當於春秋若知庶虛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唐太宗信任魏徵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以太宗之於鄭公而猶須按之甚矣君臣相信之難也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遊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祁奚舉子

在陛下也上察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公孫勝羊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真善處人倫之際者得此意而推之無不可以曲全

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陳恕領三司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帝初即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

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幸大王自改終不覺悟有如太后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令公孫勝手詭自殺出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還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燒梁獄詞絕去形迹）以消帝念（昔人臨事明決如此）帝問梁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問之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此憂

公忠爲念其規局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
自必有過人者
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幸相
與歡爲刎頸之交

漢景帝時弟梁王以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警
蹕寵公孫勝羊詭等求爲漢嗣袁盎諫止其
事乃陰刺殺盎及他議臣天子意梁王爲之
逐賊果梁也遣田叔捕詭勝王匿之後宮內
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邪臣浮說犯上

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士也

趙蘭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與爭列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羞相如曰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其勢不俱生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但能

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胡致堂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

豫讓嘗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
飲器讓欲爲之報讐乃變姓名爲刑人挾匕
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入廁心動左右執
讓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此人欲爲報
讐義士也吾謹避之 襄子不殺自是卓識乃
豫讓之心彌堅行彌烈
襄子即極賢讓已
不復能生之矣 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
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曰以子之
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

者受此不辭俛而飲血崔杼素重其人強之
曰子能革誓詞齊國吾與子共之不然直刃
在前曲兵在後惟子圖之也晏子曰君子不
以危易行嬰可以回而求福乎直刃摧之曲
兵鈎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勸乃免嬰
曰子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其有濟乎趨
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
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庸吾命有所制矣

先儒謂名忽子路之蹈白刃皆不合於中庸爲其失所事也然又不得以其死爲非者則正所謂食其祿者死其事那蒯聵死于齊莊未得爲義之正特猶足以風世者食亂君之祿而死之何況治君

崔杼弑齊君劫羣臣爲盟壇於郭門外皆脫劒而入夾戟當胸盟曰所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此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皆死所殺十餘人次至晏子曰嗟乎崔子爲不道弑其君而又劫盟其臣嬰所不與公室而與崔慶

○盟○生○死○於○度○外○何○所○不○可○

將矣如前聩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前聩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覘之果伯玉也

當時聖門而外能爲省身克已之學者止有伯玉所以亦有以伯玉爲聖門之徒者女子而能知人之識者前有南子後有武曌知孔子之聖而欲見之知伯玉之賢而能信之想仲叔圉等之用各當才亦出於南子所見靈公未必及此

邢巒聘使晉而反崔杼弑莊公其僕曰杼弑公

則以何者事君非忠信則以何者爲學事君之忠當素定於學之日

忠誠本也本不植則事業聞望無由發生忠誠基也基不固則事業聞望無所依附且非獨事君而已人生立身行已敦倫處世何者可不本乎忠誠蓋誠者人之道也

衛蘧伯玉爲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

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其立朝諒當如是矣

羅整庵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爭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益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非學

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虐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其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斐而不宜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

不是程朱大儒此等道理也見不到此等議論也說不來○天下古今子道總歸一孝字中天下古今臣道總歸一忠字中忠孝之難盡也必無過分但有不及分所以程子謂自思於父子兄弟有多少不盡分處而堯舜仁民亦猶病諸人之於道類如斯爾夫豈以是少先聖先賢特見先聖先賢用心猶然獨奈何輒謂爲人所不能爲耶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亾

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常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

人爲善則君子蓋在小人此無忌憚爲人或欲之肆在君子此無忌憚爲天德之勇

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矜非明哲之所尚公歎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觀於公則知古今國家之事廢壞於人臣之瞻前顧後保身全家者蓋不知其幾何也

或問程子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

俟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亾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不言邪臣之爲害但言正臣之爲利知利斯知害矣禍於國辱其身累及子孫百世不能改如此別白是非開陳禍福爲人臣者其亦可以知所勸懲矣

宋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同一無忌憚也爲惡則小

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柄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

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飲猶不冒盡飽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眞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妒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

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畜德錄卷上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忠誠

漢劉向說苑曰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

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曰始知心服范希文

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振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此事得失古人論者已多大約兵是凶器不得已而用之遷謫之言理却不易矜才炫識固無一可於此若著分毫是念害尤非少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

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常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

雖有爲國爲身之分然爲國者即所謂無所爲而爲者也無所爲於身則一念公忠自從國家起見人主只於此處察之則其人之心曲易辨而兵端庶不妄啓

羅大經曰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

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寵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賈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以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

下既乏謀臣宿將以佐就第杜門却埽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皆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

唐庚察言論略曰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悞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

此即不償賞之謂也賞償則賞者不見德不賞者皆懷怨而人心以失財用之濫又無論矣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閼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未必即從獨仍奉命草制而於制中訟言利害帝意遂若轉圜此正所謂不激不隨納約自牖也

武宗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

呂叔簡曰在上者當慎無名之賞賞一人是賞百人也衆皆藉口以希恩賞一金是賞百金也歲遂相沿爲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顧一時市小惠徇無厭者之情而財用之賊也

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豺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豺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嬖倖交結藩封爲彼游說帝之所蔽）藩封疆域踰制不利社稷帝之所明公乃因其明而導之然使危言抗疏爭執不可帝又

難爲人上者不可不知也

梁文康公儲在正德朝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壞叠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武宗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宗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疾武宗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

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
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菴行之於
漳泉剛峰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
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
也豈惟安石方田即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
峰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
皆剛峰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
作弊民怨特甚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

知此義矣夫

此謀國之定經如是眞可使黃金與土同價

陸道威曰清丈田畝極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卽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里胥作弊一則豪強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四者之中吏胥可不用也豪強奸民可無畏也縣官爲主而擇廉幹公正紳士以任事其庶幾乎故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

念之其忍不率天下以同勤率天下以同儉與必也舉季弟力田而重農寬徭薄賦以恤農使游人皆盡力於南畝（驅天下之游民歸於農畝游民未必盡從重農恤農則農則不期歸而自歸矣）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勤也官民燕饗有定品服履有定制毋得相炫以財不至於廢禮耳要非豐於官而嗇於民也就尊卑貴賤有別之中又各以儉爲主特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儉也周世宗剗木像於殿廷使天子之目恒與耕夫蠶婦相對其

勢不可不亟也○但須賑濟有法自不爲盜○官長若能先發後聞固善即須報請聽候亦先通行曉告以戢其心無使危疑倥傯奸民得以乘機倡亂

陳幾亭曰粢盛豐潔極天下之馨香非耕夫莫能生也衮衣繡裳極天下之麗華非蠶婦莫能爲也天子就一身念之其忍不勤其忍不儉與耕者粗糲不充而四海之僧尼倡優坐而美食者不知若而人蠶者布褐不完而四海之掩綾翦綺者不知若而人天子爲天下

賑給切不可聚於州府必須各就饑民近地此論最詳又凶歲薦饑民聚爲盜少者百人多者千人率指高廩爲外府鉏耰白梃望屋而食甚則誤呼晝剽莫敢誰何亟宜下令諭以朝廷諸旨但恤貧民不肯亂民凡爲亂首者戮無赦昔周官大司徒荒政十二自散利薄征以至去幾舍禁孥皆寬大之令而獨於除盜賊加嚴蓋以勞民易與爲奸培嘉穀者去稂莠

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益大姓受役有九利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利一給散近在里中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利二披籍而得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利三且以鄰里之誰不至殺雜損耗利四貧戶素服大姓即有缺漏易於自鳴利五食糜各於其鄉不至輦聚喧雜穢惡蓋而成厲利六大姓熟識近鄰不至攫奪因可弭盜利七分縣官之勞利八

淫巧耗了世人多少生成的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此須朝廷實以儉風天下淫巧乃息若徒資文告毫不相干

黃憲中曰賑饑之法往往吏緣爲姦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有司擅賑濟之名而貧民未沾實惠請就里中准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第不時單車臨視

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吉安歲凶贛帥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糴民啼號於道熊鼎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事急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即弛前令

閉糴非以濟荒實以激變最是敝政所宜切戒

呂叔簡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

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饑寒何如勤
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
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
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
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
鬬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
偷盜之媒耽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爲害
至深有一於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徧

父老周旋於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故曰興利不若除害益不時之科數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丁甯之矣白今以往賊盜之缺汝吾爲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爲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

眞太守

眞太守

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鎭惡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於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致其勢人主必以言爲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釁無復開口著手處矣

眞西山先生隆興勸農文曰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於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

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天下事莫不有箇恰好的道理居言路都只是過於緘默不可過於激訐亦不可若但謂種陰德培厚俗不以彈擊爲事則朝廷之設諫官又何爲也　慶歷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人皆

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
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
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
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爲
監察御史擢御史遷左司諫其在言路知無
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
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
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

多少各異也心術則可遞進而求之才具不妨遞減而量之知人如此無遺蘊矣然豈一君一相之能事哉君知大臣大臣知小臣君職要臣職詳於知人之事尤急人之知也非必之於人而必之於心亦非必之於心而必之於理平日窮理既深則人到面前聽言觀眸及其儀觀之間無不可得大概此蓋有難以言喻者大約先見其志而後徐得其才

陳眉公曰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

淺深才皆有用而用有兼專專之中復有差數志之正譬則清泉也其純駁如清泉之或徹底皆澄或間以微砂掩以浮塵雜以染色也純復有淺深者如至清之泉或在盆盎或在洛沚或在重淵也才之用譬則器物也兼者如穀之日用皆宜魏勝如意車之一端數用專者如藥之各療一病舟車之不能互用於水陸也專復有差數者如舟容人車載物

心在朝廷自然職之務盡惟恐才逮

沈作詰寓簡曰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沾沾儇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

陳幾亭曰知人之事最細明其大意難詳其分量尤難志皆趨正而正有純駁純之中復有

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慮也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忽

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如惡草然力除之猶恐難盡）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如嘉植然善培之猶恐難長）非以君身爲表的君子小人如何易言別白

薛敬軒先生曰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由君子立國家

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胸中欝欝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益服其姿識也文靖沆謚也

堯舜亦不過兢業念頭做成故斷不可使人主有驕侈之心古大臣之所以過乎人者無他亦只是道理大處看得明做得徹而已

陸道威曰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俸

趙清獻公抃仁宗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

孔毅父曰眞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因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敷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遠征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

弊風自革矣

來道之曰興利除害皆當以漸興利太急恐失萬全之計除害太急易生不肖之心

于穀山曰亂之萌也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者成之也杜漸防微則不養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沉幾應變則不激

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慥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事之善者以漸而成故要循序漸進事之不善者亦以漸而極故要防微杜漸審其善不善而用之則有漸之得而無漸之失矣

弊端最不可開弊風最不可成禁弊端於未開之先易挽弊風於既成之後難識弊端而絕之非智者不能疾弊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聖王在上誅開弊端者以狥天下此則智勇兼至則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下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弱甚亦必有志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爲遠前步視後步爲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也必矣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我全矣

其利而防其害又較其事輕重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所利重而所害輕也所利急而所害緩也所利難而所害可救也所利久長而所害一時也此不可與淺見薄識者道固此難與淺見寡識者道然亦正未易以矜情勝氣爲之也

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呂叔簡曰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
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
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
情則非所拘矣
君子之道只是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則
興革在其中而不輕興革亦在其中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
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

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謀之不慎既不能必行於此事并無以取信於他事故君子於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

徐有貞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奚爲此人何淺鄙乃爾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

蘇東坡曰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此特以人濟法之窮非輕法也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此特以法繩人之偏非略人也薛敬軒先生曰立法之初貴乎叅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敝者則播告之脩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叅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

客氣都其有是乎。

程子曰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明道先生曰熙甯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剝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須兩分其罪可也平情語纔見先生眞實學問彼稍涉

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去就之義重則當去使非有不容苟就者則又民生國計爲重正當援司馬救奮身一去特容氣耳嗚呼先生洪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謂先生爲隱者非也

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爲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爲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爲亂常此以爲流俗畏義者以丛進爲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

熙甯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

思也

劉摯曰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猶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朘習而不知變

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植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敲者扶之弊者補之初不異創業者之精神智慮然後可守　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頹壞矣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官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

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陸宣公曰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失之必弱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

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

畜德錄卷九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康濟

顏氏家訓曰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俸俸祿之資不

而後可以無擾妙理名言豈惟獄市事事皆然天下之事非治之難惟無擾之難也

痾瘵如秦越之不相戚也盛氣而臨之威刑以懾之泛然而引茫然而問率然而決遽輒之民惴惴焉如沸鼎鈲鋒之不敢攖求幸免於須臾猶恐不得尚暇張目吐氣自暴其冤抑于几席前哉而憸惡壬兇顧往往得以棄機伺閒以售其毒刑不足以懲姦而適以重爲良民困刑之設豈端使然哉曹參之戒屬掾也曰無擾獄市夫惟不以已意咈斯民焉

六日至於旬時後世若錢若水之在同州向敏中之在西京皆嘗辨疑獄以神明稱考其心亦惟求生於所必死求疑於所不疑旁推曲訊涉歷旬時而後其情得焉則所謂片言折獄亦曰簡稽之既孚參伍之既備乃徐以片言折之豈其兩造始至未少鞫訊而遽肆辨說以塞顓蒙之口哉（愚謂天下事莫難于折獄熟讀呂刑自然見得所以堯舜之世猶不能無不經之失也）今也不然視斯民之

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已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張甬川曰語云片言折獄而書稱要囚服念五

呂東萊曰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狥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餘冬序錄曰人有恆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眞知

呂居仁官箴錄曰前輩常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彼以案牘爲勞形而煩苦之者其吏治可知也

苗履見伊川先生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先生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此最居官者所宜留意

鄒東廓先生曰予往在官署見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之聯肅然興敬曰爲此語者其知道乎使誠知上帝之如臨也則游衍出王惕然畏愼自不敢愧於屋漏知赤子之如保也則疾痛癢痾惻然仁愛自不敢侮於鰥寡若然者將天佑其信人助其順居上居下處繁處簡無所往而弗濟

吾邑頗多盜一爲應捕不肯擒二爲鄰里不肯報不肯擒之故可以默喻不敢報之故則因擒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屢集公庭面相質證又或同解各衙門空結盜仇滋累無已故不敢報合于報聞之日立面審確給賞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上司有賞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省發之爲利默助于消弭有思議所難盡者

在干證爲自討煩惱在被害爲雪上加霜若訪犯至確猶且懲少而累多倘訪犯在可操可縱間是罪者未足懲而累者疾首蹙頻矣

潘郡伯默菴云州縣權最重此類悉與省發每事止以數人起解不惟便百姓亦省上臺讞閱之煩上臺必多其斷不嫌其專必以爲功不以爲罪利民獲上而安其身三善備焉

蓋其守曹州時躬自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

消息云何而事已竟仁人君子相與倣而效之其造福何如也

陳幾亭曰無辜干連惟訪犯最衆曰羽翼曰干證往往至數十人其眞助虐者乘此兼治之懲往戒來良不爲過其餘廷訊旣確之後卽與省發悉免起解俾四民各得復業此大方便也不然驅此衆人隨彼首惡困長途廢時日賠累糧受公差之折挫其冤累可勝道哉

無已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許明府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並不出牌其在城即押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即令載屍至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鬻窮而退或有他故即諭之令別具狀隨遣一役挾之葬埋訖而後聽理此即朱子所謂與他分別箇是非曲直自然訟少之道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遠者亦不過三五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走至縣門問

我一心試身處其地纖微之失當何如冀免一原此情方便無限必事事而屢責之民將不勝其求噫又況有曲意迎合者在也懷慕用讒挾私取悅二者俱有

顧澄陽題許同生冊曰吳下多假人命之訟最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謀牌業有費已或委衙官挾仵作往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視被告家貧富爲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纏

環而窺我示小信以行其詐示小廉以行其貪始焉得寸終至入尺始焉得尺終至無算雖照膽之庭未必無煬竈之曹也陳處父曰爲治者宅心不可不寬持法不可不嚴不寬不可以成其寬此爲得爲治之要領矣

槍榆子曰小過必赦小犯必宥小失不較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彼蓋以余爲聾瞽其官乎不知人

祝無功與阮令君書曰親民者非誠不動非嚴不治隆寒之極乃發陽春故嚴不可後也衙門外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衙門內嚴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在官長視之衙門內外同爲在下之人何厚何薄而寬嚴若此者官長以養民爲職而衙門內人專務剝民故不得不嚴以戢之戢吏正所以安民也

明府以孝稱鄉國而今且移之官滿腔惻怛何疑然必嚴在近習而後閭澤不閟於堂皇窮巷細民乃溉實惠不然前後左右

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嘗不明也而不忍不仁用明而遇其所窮非不明也今人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怪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嘗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自有殺人之罪亦不是有意錯生昔人謂求其所以生者而不得則彼與我皆無憾此是仁至今求其所以死者而不得則亦彼與我皆無憾此是義盡然而義盡正是仁至仁至正是義盡一平允之心而已

司刑者愼之

故君子之道體人已合家國而一之故能兼愛而並理兼愛之謂仁兼理之謂義仁義皆得之謂德苟如是雖措諸天下其可也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理亦極易見耳

呂叔簡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皐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

此吾家之衆死生攸係也見禮讓未洽於境則曰吾家道未正見邊患未弭則曰寇入我室民有犯罪則曰同室有鬬城寨不治則曰脩我牆屋此之謂治郡如家然而事不理者未之有也易謂視民如身曰誠使爲守者於民之啼饑曰吾之饑也於民之號寒曰吾之寒也於民疾苦無告曰吾之痾瘝切身也此之謂治民如身然而愛不周者未之有也是

切聞之無不感化者

王公濟出守平陽問治民之道湛甘泉先生曰身問御郡之要甘泉先生曰家未達曰今夫人之於其身也無不兼愛也身之於其家也無不竝理也是故視民如身則心無不愛矣視郡如家則事無不理矣曰曷謂視郡如家曰誠使爲守者見屬吏之臧否則曰此吾家男女臧獲之才不才也見歲計之豐歉則曰

人干證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非以忍心待人此正其思慮周密仁之至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

張洽司理袁州有兄弟爭財訟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吏胥之地不獨兄弟兄弟爭訟者皆當知戒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

也此亦自有節其用之道此等罪業皆由我作能無惕然乎

葉南巖公應天尹少巖鏜父也刺湯日有赴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即救死矣死即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

少宰陶文毅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開局雖名濟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嘗宿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往還凡幾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人茲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冬跐跋凍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何可數

不自支又安能顧卹至彼昔人以設粥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視其斃誠不忍爲也亟令城中四門置釜爨數十選勤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道餉先令就衆於各屬而老弱病疾之民膳月餘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以萬計

看公經理是甚樣次第甚樣精細非獨以活流孛寔亦以弭事變

弟僕感悟願終身不析

許進爲都御史冒雪夜行二十里以擣哈密得遺種八百人將校以爲封侯可得進曰行師之道期在綏安耳吾安忍以多馘爲功且此屬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皆不死

汴城流孥聚集相爲蹈藉守郡者議逐之僾還諸屬以就賑李公充嗣曰餓殍死在旦夕力

苟止也

先生此書有臨民之責者皆當熟讀深思奉爲科律

呂叔簡曰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何椒邱爲太守時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知爲內讒故內讒得入畢竟自己先與之間以詩判之云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泣隨筆下兄

負民望陶威公有言大禹聖人猶惜寸至於衆人宜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補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亳髮少渝望加規警正身率下仁義藹如人亦有心能無興起官僚之間或未能無愧願自今洗心自新玩視不改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

爲是則逆乎天理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以公心持公道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

主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咈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殉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以是爲非以非

毒之禍發一掊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盡
亦反已思之鍼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懍然
爲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
施之乎一體之愛溢于言下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
求救唯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
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
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

勤何者而非本分曾是止而可不仁不公不勤者耶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爲先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于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可畏高繫民休戚愈大發一機忍心斯民立遭荼

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答上恩而慰民望無出四事願與同僚勉之泉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汙染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不潔不潔之女雖工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可見廉之於士雖曰美節究是本分本分不守何以爲士若論本分豈惟廉哉仁公

真德秀帥長沙時日以廉仁公勤四字爲當官大要偶設酒湘江亭宴集僚屬舉酒賦詩曰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分（只須此念真切）

廉仁公勤自然色色俱到既以脂膏爲爾祿當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尊酒便須散作十分春衆皆起謝爭自濯磨一時咸稱循牧

及在泉州又諭州縣官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

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而民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我窮治豈不痛哉豈不戾哉

來道之曰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成算必不可無

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今聖天子愛養之方丁甯於詔旨勤郵之意焦勞於宵旰而縣邑貪饕撟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姦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

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人皆知生之爲仁而不知殺之之爲仁仁而不殺不可謂仁用殺之仁其仁乃全近時之言寬仁者不究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謂罪疑者也甯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甯之可也於其所不

陸象山與幸幼安書曰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然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我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我之仁有不仁不善爲我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

潘鱗長云爲令者無擔當則民固日深而上無由聞朝廷雖有美意亦何由下逮令遞怒民向隅矣令免劾民破產矣明知怒且劾而固請焉是爲君子

宗澤知掖縣時戶部著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和藥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符科數乃斂錢賂吏祈免澤狀申提舉司言往遇歲疫牛則病而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牛皆肥腯無黃可取應事譬如奕棋不過局上許多著數只國手下子羣情自想不到使者不能詰竟獲免民德之

劉摯爲冀州南宮令其俗凋弊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每兩折錢三十餘民多破產摯援例列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匹錢僅三百綿兩十有六民歡呼至泣曰劉長官活我也

也虧得孝肅爲三司使不然必不肯破成例而爲之也

尚能拜起迎送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古人愛惜廉吏如此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貪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愛民念篤自不得不曲愛廉吏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朱勝令吳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常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我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陳幾亭曰或曰士不可擇官而處固也然自量其才雖擇無害古人舜尊居卑舜富居貧亦擇也今人顯用之舜卑居尊舜貧居富是以害義推之則舜勞居逸舜險居安舜閒曹居當路不惟舜之且逃之不惟居之且求之其謂事君何

黃霸丞河南爲人明察內敏善能御衆有長吏許丞老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

倪正父曰人方居權勢時請謁必恭書問必謹皆謬敬其所居之官非敬其人也不要論所敬者官即使真箇敬我有甚相干我而足當彼之敬耶亦欲然難受我而不足當彼之敬耶方切惶悚或彼必有故覺之而已此外更起甚念

一旦退閑又移其所謂謬敬者敬他人矣苟識此理則凡施謬敬於當權之時不足爲勞而世多以請謁之恭書問之謹爲歸依於我是墮謬敬術中而不悟者也

寬於民而嚴於吏道固當然要其中須用大公至正之情以處之乃合於道若稍著意見便是大學所謂好惡之辨爲害良多

檜檜子曰仁可加於小民而不可遺於官屬官屬亦有勞勤不當苛求之禮可隆於司府而亦不可略於皁官皁官亦通朝籍何可傲視之仁本徧覆無遺禮蓋敬而無失居上者體此循此庶幾乎罪過寡矣

粵皁大小彼固各有當得之分吾亦咯有當致之情人只爲敓輕敓重所以多過

惠姦而傷仁如此則雖恤民而不可謂恤以民之受害者正多也當爲而不爲則爲昧幾而害義

眞西山曰撫民當寬吏當嚴史稱劉寬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勿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贓吏稱長厚矣如招撫疑似以入人贓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槩以貸之是縱奸也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益有數說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僚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多矣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恤民當以慈祥寬厚爲本斷獄當以剛明果斷爲先非所恤而恤則爲

出說若是平心應付自無此病故後面說發處已自不是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東漢范滂岑晊諸賢究竟不能平心欲邀不畏強禦令名所以激成黨錮之禍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當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凡事俱要體勘到此絕不要於事之本分上陷奉毫末纔是因物付物

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此眞可爲委質發軔者法也

呂東萊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須看避嫌畏禍何等周折平心處之何等自在）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

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又曰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昔賢嚴於馭吏如此）此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張垂崖之所以以一錢殺吏也）

葉某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鹽筴充賦捕賞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援某某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

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

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
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
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
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
則不須爭也聖賢處事何等易簡又何等細密今人只被以
官爲業如何去得此則沒奈何了豈惟不能去亦并不能爭
晦翁先生曰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
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

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紳繫之吏民大悅

履正奉公四句不可作一層看當作兩層看上下雷同固非然亦須獲上治民履正奉公固善然亦不可任意矯激隨其是非之正而不必不異不必不同斯得之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至誠自能獲上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事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間授司理如何

BJ
117
.H75
V.5

畜德錄卷八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涖官

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潘麟長云欲知大臣觀於其所選任者欲知小臣觀於其所仰承者）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

畜德錄

卷五

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牆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此即古者讀法之典宜令鄉之耆老各於其所朔望讀之此亦善風俗清刑罰之要道也其或有犯到官哀矜體察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

朴交錯畏懦者已神消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設鑼縣門之外俾自叩擊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于民不必好爲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苟不之愼則利未興害未除而民已不勝其擾矣

愛民之要尤在於使民遠罪夫民

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垂爭之習曰勸農桑千古治術不外教養此雖論爲令正令以勸所謂武城雖小亦必教以大道也

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諭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令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吏卒禁訶笞

可孤所寄乎視事之初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詣學奠謁之餘便當延見衿佩假以辭色將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屈已求見置酒登筵護其門閭寵其方役使邑人靡然知倣

有可言者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相接或恐有往來結託之嫌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紝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誚

又曰今之爲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

凡事要當論其可不可循例最受害 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居官持守不嚴只爲居家規模瀾濶此最要領所在欲勤莫若清心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家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落自戕不論何所職業如何可荒落得匪直害事還以自害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

風移俗易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于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士固以有爲爲重不徒貴有守而已

胡大初曰治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而縣視民最親廉勤或虧害政尤甚欲廉莫若崇儉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蕪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苞苴不必講廚傳不必豐

者衆而不可不勤但著此念自不能須臾放過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猶爲遲也

呂叔簡曰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盜起方爲稱職纔說官好做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職固有輕重事固有繁簡但纔說好做便滿腔是易之心此則無一可耳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爲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爲要家給人足

煩是爲令要領

豈惟令職爲然不耐煩是人生大病痛凡百事爲雖不無緩急輕重之分然苟在所不容已者斷當儘力爲之惟耐煩而後可以省事不耐煩而叢弊滋尤事且益煩世間之耐煩者莫若二儀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正此謂也

海鹽王文祿曰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爲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況居官又便於驕縱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侯我

有款啓之抵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歙掌昇食靡皇旅賓之鶴報踵至造請之干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狂猱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蟲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耐

張子諭會書鎮東軍判官在會廳究心吏事嘗
曾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
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耿楚侗曰今之職是上所藉以承宣而下所寄
以爲命者也其事任益叢且夥于上諸所關
白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
憤懣之心生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姑能
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倏

是簡者去其煩碎耳此纔是簡過寬不及者皆非故所治民安既去追思不已也

周敦頤以南康司理參軍攝提點廣東南路刑獄敦頤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得罪者自以爲不冤云

總是居官自須盡職亦非迫于職守不得不然特見道有所當盡須與盡之焉爾若從職守起見便不能無遺憾

代之以簡易不求赫赫名或謂脩曰前政威名動天下公之風采似弗逮脩曰人之才各有長短豈可舍己所長而用其所短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大有定見定力須看盡我所爲四字不然無乃不以不若人爲恥耶既而都下事無不治者脩連典大郡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惟存大體雖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常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矣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此繩

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
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
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
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筦庫時已有
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所爭在自要盡心與否若夫所居之官莫非
民命所關何大何小居小官而不盡心則居
大官亦概可知何者彼所重者固在
官之大小而不重在民命王事已

歐陽脩知開封其先包拯爲治以嚴肅著聲脩

作罰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從來眞做學問眞做事業的人必有一副眞精神不肯分毫褻越妄用亦不肯須臾苟且不用故大段看人是適勤而不懈謹而不忽者此其人雖大小即不同要必有所成就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秩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

搏捕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取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

附佩爲廣州刺史朝遷百舉於齋外暮遷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佩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撿攝無遺未嘗少閒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置前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杖曰

其道要只一正已

蕭山來斯行曰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已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已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方定之曰男女之別在位者所宜愼也此而不愼奚其爲政故婦人而健訟者未可輕聽也婦人而被告者未可輕拘也

非獨可以飭治體抑亦可以弭民俗

或問子諡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箴理）之學勝自無此患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敬軒先生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又曰御下不可一語冗長待吏李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寡言語

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弊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試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弊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

豪猾積弊誠難破除然每一官長至彼原重視之深待之未敢即以積弊相挾持也大約先爲嘗試之計始誘以利繼惕以害此處猶不自覺一爲所動即未有不墮其阬穽而不復出者惟是不爲利移不爲害奪彼早已情見勢屈而又明以察之公以馭之雖素窮極奸惡要于此卒亦無奈吾何矣

證于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胥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于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于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移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其

與楊守書曰屬者鄰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猶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蠹賊之淵藪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留宿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權高資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于事外變亂本旨結左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目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云

潘鱗長云懷抱高曠者多不肯留心簿書不知吏胥乘此遂爲奸窟及其債事還累于官向之所恥而不屑留者適以自誤

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總是有所依倚便使人忘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總是毫髮不容輕易放過總道自家臨事無誤便有誤總道自家秉心無欺便有欺）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炫聰明者多不深入事理貪集事者多不顧人利害）

陸九淵知荆門軍時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

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書又云威克厥愛允濟

晦翁先生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要使他知無根之無益若厭煩不與他斷箇曲直如何得他心息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

刑以爲威晦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挂牆壁爾與其不邁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倣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蓋忍正所以行吾仁不忍馴致大患後雖欲行吾仁而不得矣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晦翁曰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

皆精密詳練當法令繁瑣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聖賢正要于此曲致其仁人皆病於拘礙而顧慮之緯然

呂居仁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矣

吳英問晦翁先生曰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

勸委佐屬以節煩勞公曰訟獄關人生死親審猶恐未盡況敢委于人乎不是佐屬必不可委只是看得民命重不身親不安也

程顥以監察御史改差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恩遍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顥常在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顥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少未安必與辨遂無不從者文法簿書

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衒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旁上可以治民）之長吏而良二千石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寧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古人從仕本領如是）

韓忠獻公知大明府時訟無大小必親爲決或

纔亭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得過

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丁甯戒勉

王陽明先生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

于頔靡者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

難了有終譽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
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予之不德
囘惟日恐畏眞如臨深眞如履薄如兄弟亦
幸行體此心謹身慎行齊整家法不干非議
俾予早早致仕回去保全令名鄉人稱之曰
我嶺南士夫保有終譽惟某氏一家而已豈
不美哉惟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
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做好人可不享富貴
畢竟做好人

積弊革至十分之七尚有未盡行者在朝廷張主何如耳即今部中內外肅清天下贓汚官吏望風斂避所欠者于之實德未足感孚致人面從心疑看古人是甚樣戰兢念頭以是居官勤業聞望那得不偉又恐家中生事動人清議俾奸人藉口曰渭先開口要懲贓汚渠家人兄弟所為何如也爭相指我家中短長以非毀我撓我法度不竟施行負朝廷耳自來士夫凡有權勢者多

婪害民則我之罪也看古來賢者立朝是甚樣用心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縱不能惠天下又從而爲賊官窩主傷有所恃以害民是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做好人幸兄弟體此意爲子孫植些福傳渠有所依賴也爲子孫植福使做好人可見富貴不是福做好人乃是福

又家書曰前後屢書回只是要家人勿干法度勿動人口倘子在此日日兢兢掌印六箇月

些小饋遺致之也是故贓官滿天下皆京官教之也縱之也爲之作窩主也近日汪公張公絕跡不受外官禮物家中亦極嚴故贓官少震懼不知我家中兄弟體此意否有人饋禮物否曾受納否又本家有事干擾官司否如本家少有些事干及官司彼則卑視我矣其卑視我又何足惜我一人行檢於兄弟何足重輕哉但恐贓官看我卑了遂無忌憚貪

禮物及本家者此可喜也今後各處官司交際決要謹愼勿輕受其禮物爲我累也又贓官凡送些禮物于權要之家權要之家若官納之彼則得計曰我有權要人在上能扶持吾遂肆貪無忌行檢敗露則求權要人爲之救援在下者不宜趨媚于上權貴雖驕橫其何能爲在上者不宜苟受于下贓官雖賂遺其亦何能爲公之斯言正已率物眞得大法小廉之要如救之是保贓奸也斯民何辜贓官無忌皆權要人受其

職分之所任矣不知有身家自然心在民生國計了百姓何愁無飯喫

明霍文敏公韜與兄弟家書曰近閱天下官司送到賢否冊來逐一檢閱見贓官害民考語脚色皆註曾送金銀若干與吏部某官或送段帛或送酒器或送金玉帶到京與權要官此樣考語到部則此官必退了而京官遂受污玷幸吾家無被人送者各官考語亦無送

本是彼受制於我如何我動轉受制於彼亦可哀也大抵作官者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訾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挾持長上只爲要盜資耳既不敢治彼之罪而又爲彼受罪更可哀也

羅大經曰眞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齩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

顯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率不入

潘鱗長云往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海剛峰令淸安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斬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可見古今貪小未嘗不可以理懾只貪昧軟弱者見勢必趨所以見鄙于人使爲令者盡如程夫子海剛峰則王中正鄢懋卿輩亦無所張其勢矣

呂居仁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

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公辭妝買硃砂云汝在任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與此相發明然寫經雅事又爲親意抑且諫止此爲尤難

程顥知扶溝時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係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鮮華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布帳可用之須如是持已纔足以懾服僉小

只是認得道理清楚。不當用而不用。謂之儉。當用而不用。謂之慳。彼不當用。不用正以供其當用耳。安得不慷慨。

樂周人者自奉必薄奢於身者惠不及其親。

泣官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輛。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

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陳幾亭曰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世人認慳爲儉認奢爲慷慨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斂具然膏腴千畝以贍通族慷慨無以加東坡切百文爲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金臨終焚券真儉之人決然不慳也

日短不饒爲之日長以一日之饒爲而使異日有難繼之恨皆計之拙者也此卽饒爲不可之說至於余言之而終不見聽則亦無可如何惟有我自用我法已耳

趙簡子乘敝車腹馬衣羧羊裘進見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

君之所以爲此果饒爲之抑亦有所不得已也果饒爲之吾無責焉矣即饒爲之亦殊不可必不得已而爲之又何苦焉夫修惡之大也儉德之共也必不得已而從惡之大又何如得已而爲德之共或曰彼固饒爲之子又何諄諄爲余曰子所言一人一日之事余所言衆人長久之計也夫饒爲之人少不饒爲之人多以一人之饒爲而使他人有不及之恥饒爲之

許名奎曰天賦於人名位利祿莫不有數人受於天服食器用豈宜過度樂極而悲生禍來而福去行酒斬美人錦障五十里不聞百年之石氏人乳爲蒸豚百婢捧飲食徒詫一時之武子史傳書之非以爲美以警後人戒此奢侈

陶君奭曰宗中治席日華侈余告之以燕集銘申之以慈儉約終不見聽於是爲之言曰諸

覩乃父益又甚焉故不再世而子孫有爲丐者可痛哉

此見奢之爲害不能保其子孫

倪正父曰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之詮衆善也如此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以遺不肖子孫爲酒色資不智也

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此言物力之可惜宜撙節浮費也聖人盛饌變色亦是惜物力意若如振貧急難則又爲造物流通財用此正造物所深喜倘亦有不得已者則善而非善矣

顧幼章曰傳曰作德於凉猶懼其奢作德於奢弊將何極有味乎其言之哉何曾曰食萬錢云無下箸處可謂奢矣令後人無以加矣而曾子郤一日之供限費二萬錢不知數不止

飲食俱從儉樸始斯人也可以進德可以凝福

李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譬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胡師蘇曰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尚體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

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卽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歎宣和之侈佞臣以玉杯爲華今之士人且以象箸玉杯爲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宜深惜也物力之詘有以然矣

鄒南皐曰澹薄是士人禔身要領後生不省事走入繁華路去如何得長進

最要根基築得牢固衣冠

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不作無益無益者其費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予穀山曰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巵玉盞以示輔臣曰用此恐人以爲華侈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遏君之善京之佞不容誅矣卽此觀之徽宗以前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爲用

分有濟是儉也內可以治心外可以治人小可以保家大可以保天下其爲德孰重焉士志於道以不恥惡衣惡食爲先念哉只此一念爲根柢便憑他境遇之來無所不可

呂叔簡曰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靡麗者類易敗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既渾堅矣靡麗奚爲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

悅人之觀焉又極之以示威以逞華以悅四海之觀焉不已失其初乎聖人以務朴而遠奢

此真人之所極奇而不可解者不可解者以其昧也彼既昧於理我便不可解

王材南雍申教錄曰天子能儉則天下被其仁諸侯大夫能儉則一國一家被其仁士能儉則處富也有諸已者安處貧也求諸人者寡由是而業官則不失所守由是而及物則隨

力有餘卽惻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溺者喜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滅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李元薦曰室以安身也而朱綠元黃以繪飾之則捨原而狗視矣食以適口也而藻繪華鮮以陳設之則捨實而飾觀矣衣以蔽體也而錦綺美麗以眩耀之則捨眞而奪目矣夫初之制爲身也而終之至於悅觀焉又廣之以

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

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矣出爾反爾

此亦最易見者而今人曾不之思何也

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爽之辭受取舍最是大節先輩用心何等慎密今人更誰講到此耶

廉恥不喪始名爲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爲同氣不忍之心乃我生機然非財

積成久自感化若自處澹薄則長老兄弟亦易厚然又非過於薄已以薄其長老兄弟也

羅念菴先生誡弟遂夫曰節儉不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況吾輩哉知守分即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亮有云此亦人

即此便是見先生功夫切實

或問先生堯舜於變風動先生曰堯舜一心只是愛民自家茅茨土階投珠抵璧禁作漆器故堯舜之世錦繡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可愛（於變風動俗此看出莫作空言須見實理）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見且須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人做起只要自處得淡薄些長老處厚些兄弟處厚些

傾動光映門戶勝絕鄉邦則是花開矣夫無德而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但須在省懼之念何富貴之能淫人能禍人）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差緩傾敗

大禹不自滿假也只是不忘省懼所以克勤克儉

呂涇野先生問諸生曰汝輩在此衣服飲食須要儉省積久後便得其父兄歡心就是學問也

量支用之甚節然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

許相卿曰諺云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

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

此見席前業者地有不同當思事亦宜異所以李文靖張文節俱豫爲子孫計而不欲廣大其規模也若祖宗能豫爲之地固善不然則祖宗規模愈大子孫收斂宜愈早

人有財物慮爲人所竊則必緘縢扃鐍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

喜德錄卷七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勤儉

明太祖與侍臣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袁君載曰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益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

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

故老氏以為一寶

先輩之於儉德稱數其美蓋亦不遺餘力矣而人卒不覺其即於奢者一以習之難返一以欲之易流也然而習難返卑竟由於欲易流端本澄源惟在寡欲

何垣曰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羅景綸曰常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醇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

張子韶時一士夫遠自江浙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拔本塞源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具見裁置之宜不是一味擺脫故妙遇境須如此纔灑灑然若只擺脫究竟不能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貧自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只是無欲便自無累

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防矣天地生財原以供天下之用積而不散天地之不容也久矣安得不厚亡故所謂節儉者必立法以爲準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千錢者用千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酌乎中而爲可久之制也世皆謂用度有何窮盡是蓋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嗇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

侵過次日無補便有破家之慮當謹戒之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節齋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

刺心其妙於措辭不減蒨桃二
遂止詠而切摯過之故感公亦不同

陸梭山曰古之爲國者必於歲杪五穀皆入制
國用家亦宜然若有田疇者當以所入除賦
稅外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
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有所
餘別置簿收管以爲修葺醫藥賓客饋送之
用又有餘則以周給貧族賑濟饑寒其田疇
不多者一味節嗇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

此見人當固守儉德無爲前後易轍

寇萊公功高德茂爲當時名臣而奢侈太過好聲歌不惜綾帛漫取賞犒妾蒨桃有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動寒梭颺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又有僕泣云太夫人沒時求一疋護身不可得豈知今日這等富貴萊公由此

臣以禮此可謂禮否眞宗固不得辭其過而公於此亦不諫相業矣帝以此勸大臣則其後宮聲色之樂更不知若何公何不惕然動念正言止之而遽爲改心易節此公之所以多疵也

初舊相沈倫家華侈其花籃火檛諸銀器皆故鍍鍮錢氏以遺中朝將相者省直官與沈氏子孫以銀易之具白公公慼額曰吾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省直官問沈氏作器尚可求否對曰向以銀私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聲色之移人如此

不許有貨玉帶者其弟以爲佳文正令自繫之曰還見佳否自負重而令人說佳何爲亟還之生平不置田宅曰子孫當令自立何使爭財爲不義乎每有賜與瞑目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眞宗欲大其宅辭以先人所居乃止其儉約如此晚年眞宗與近臣燕語勸以聲妓自樂公素無妓侍乃勃直省官爲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公難逆上旨遂聽之君使

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棜藻稅孔子謂
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
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
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
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
名以侈自敗者多矣聊舉數人以訓淡汝非
徒身當力行當以訓示子孫
王文正公旦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綸錦飾氈席

學問原原本本如此其立斷斷休休朝風采豈後人所易幾

只是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

頗有公孫布被之議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能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古者士大夫之

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古人用心類如此總是有得富貴如浮雲則身既不爲所累并不以累子孫甚矣義之爲利也張文節爲相白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或規之曰公雖自奉清約外人

性而已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爲詬病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猶記先聖中先君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于市果止於黎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亦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

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司馬文正公訓子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要其爲大人則赤子時亦必有異）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帶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

物當典錢士大人好書畫奇物雖與王戎之癖不同然亦不可染此便是欲

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味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吾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

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如糞土也

譚子曰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伓一器畢生無壞者有挂一裘十年

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蘇東坡曰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坡翁看得慳儉不分曉然謂與俗人不同可知是儉不是慳又書示內兄曰聞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

置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道也

晏嬰爲齊大夫朝蔡敝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今得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邱據遺之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

許魯齋謂學者治生爲急先儒頗非之士不生乎亂世不知魯齋此語之切實原教人以治生非教人以謀利謀利與治生正天理人欲之介不可不辨

周定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侈則不恤匱

也有世祿有恒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利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開而蕪之則惡其棄矣不爲焉公叔文伯之母猶績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遊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口腹事逸樂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陳畿亭曰公子荊曰增一日勤儉所致無損於品但有品人自不致太富富則能散之若汰侈成性妄取過費墮盡祖宗之業彌彰其不肖耳豈得自附于灑落以不問生產爲高致耶

方定之曰大夫不爲場園士不通財貨古也古

敬齋先生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材用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澹澹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不啻晨鐘醒夢後世之勤儉者大都適成貪吝惡習耳噫

倪正父曰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

傷哉

孫文介公大病仲兄北愚祈身代於神湯泣言弟才勝弟若死吾父何賴家門何賴不若吾死弟得生又夜半大雨加注匍匐數里詣醫家長跪牀前稟必救以是醫旦晚坐視約必起當身不受稽也

兄於弟如此更不易得

勤儉

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居家事無大小但有
看樣便悚然念那一件兒孫不要不容任情矣此語最堪感悟

袁氏世範曰人視兄弟如仇讎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之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倣能禁他日不垂戾乎

鄭毅一共叔段而釀數世之禍此天道之斷斷不爽者且眼前事應彰彰而不悟者如故

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今人兄弟間菀枯顯晦甚不齊其菀者顯者往往得意自矜而不相顧恤晦者枯者往往心懷愧沮而不免疾忮聞先生斯言一切俗腸俱應渙然氷解

法昭禪師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

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讐敵
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此無他故不過以兄弟爲分父母之財者而
不專於我也易得者錢財難得者兄弟何爲
而至
於此
黃庭堅常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
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
後但應舉困頓遂潦倒如此常思兄弟間稍
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仕宦者豈

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忘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何以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

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僞此亦是生兄弟不可再得之意當下勢難兩全只合如此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僞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七僞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蔡君謨曰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婦言又必倚財利以相搆故易入至有興訴訟

孝子愛日正以此也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王密上郡人也常與弟儁子元直於凉州路中糧匱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

家自立身登貴顯早亦必待二三十歲然則
爲人父母者待子能養已是五六十歲譬如
持短燭行長路奔趨投店尚恐燭滅況敢逍
遙於中路哉爲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
豈知堂上髮白眼暗之人又復幾除一日耶
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況妻可再續
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
尋覓無門言念及此能無懼乎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己衣斂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

姚弱侯曰父母生子早不過二三十歲子能成

當親食時不知旨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爲細故

世道江河皆從習而不覺中來纔覺眞如塗炭之不容少坐

薛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官居四十年家無長物食不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觀此則亦可謂能不忘親者矣

順則天理久而自協親意久而自回無徒怨天尤人付之無可奈何也（無可奈何四字中不知埋沒多少孝子）婦有舅姑者多不爲舅姑所喜亦宜持此法

沈龍江曰世俗有父子異居者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父母之身也乃忍分爾我析匕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使我當食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

之事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爲庶人之孝而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使一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爲心則是忘其身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知所謹守哉

袁氏世範曰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而爲子要當一意承

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開心見誠令人但感其孝不嫌其直）

吳草廬曰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常以父母爲心而已矣父母憂而憂焉父母喜而喜焉（父母之所憂者不善也父母之所喜者善也以父母之憂喜爲憂喜即是爲善必果爲不善必不果也）行必不掛辱也言必不掛忿也其順必足以事長其忠必足以事君一瞬息之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過矣一毫髮

陰陽避忌大約又多兄弟推諉然不責其兄而責士人則凡頗有志識者其簡身倍慎當何如乎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常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悉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即是可見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

羅聿大觀間游太學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司亟歸聿曰我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聿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死顏光衷曰此事人最易推過者年復一年若付之不省孫幾無安土之望一遇水火變又有漂焚之虞安可避忌風水遷延歲月誤不加意哉正恐不止

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存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責宅以爲酒肴燕勞親知即今之開弔張筵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何不移此矜勝於分養之日雖其心亦不過誇多於弟兄而非致孝於父母然猶爲用所當用意均一豐儉耳適宜則爲聖賢不適宜則不孝不友何弗思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本不過崔塘水退爲庚公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

時省而遠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

可行者則和色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

（此所謂緩急承也便有簡至誠相感在內）

父母之命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

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

志卽所執皆是倘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蔡君謨曰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

父子並得免至誠之能動物只緣異類非無此誠誠與誠觸其機自發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六朝庾子輿南陽新野人少有至性父域卒官巴西子輿奉柩歸至巴東灩澦石磴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減退安流南下至誠之能格天蓋誠卽天也夫何間而不格其不格者誠未至耳及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灩澦如幔

者云

六朝潘綜當孫恩之亂賊黨攻掠村邑綜與父驃同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迫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

聞後石與京相繼歿並嬪其堂會甯海寇起
抄掠傷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
去號哭竟日夜乃斂金帛寘兩柩間寇至奉
以爲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懼死而措此者丙
以全死者爾情詞懇切寇相顧駭愕勿爲取
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怪其人與柩
皆無恙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此必不自
明言故人莫知爲善而不近名乃爲眞善高後以壽終人稱其長

地位萬物肯有一身之位肯有一家之位肯有國天下之位肯但現在分內不要錯過便了

即此可見聖人之心只因他自不以爲了所以畢竟可了若彼自以爲了則所了者又何足以言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大家須猛省猛省

孔子所以也只是祖述憲章惟孔子所祖述者是堯舜所憲章者是文武所以堯舜文武風動和恒不爲優孔子老安少懷不爲詘

義烏喻夢炎二子曰京曰高事其母石俱以孝

即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孝爲孝方爲大孝以天下之弟爲弟方爲大弟也曰若如此說則孔子孝弟也不曾了得曰吾輩今日之講明良知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却因何來正是了結孔子公案曰若如此說則吾輩未必了得曰若我眞是爲著孔子公案則天下萬世不愁無人爲吾輩了也聖人之生於世若論萬物一體念頭何時可了若論素位而行事業又何處不了所以先儒謂致中和天

終身至死不言後母事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立身行道果是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許大的事也只是立箇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

手傷力也家貧食不足炊將熟母卽呶呶罪
鉞父怒逐鉞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及鉞歸又
曰有子不居家在外做賊耳又杖之鉞依依
戶間不敢入低首淚下鄉里莫不憐之父死
母獨與已子居撿鉞不容見鉞因販賣市中
時私從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歲大饑母弟
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自慚感鉞誠懇從
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後弟死養母

袁氏世範曰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其貧者此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始未之思也誠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且弟之貧吾獨不當厚之耶

正德間吳人有歸鉞者早喪母父娶後妻生子鉞由是失愛父責鉞母索大杖與之曰毋徒

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熙甯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兩旅舍見老婦昌兩抱薪而來投舍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是之苦乎壽昌聞之愕然近前問故乃知爲生母也年七十餘矣壽昌乃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爲買田宅居之居數年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

覽先取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爲孝也呂虔有劒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辭解以與覽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天長人字叔康父與守京兆時妾劉氏有娠爲嫡妻妒忌逐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割別不相聞者

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其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自處於薄而又別言其故不予諸弟不其弟以不安眞是至性過人

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至拜侍中不受諮賜歸加禮賜穀千石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常賜酒欲毒祥

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切宜戒之

孝友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撲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

終身名節之大闕也讀者猶不陡省耶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閙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所宜處矣此處須放出蓋惡之心來總若存得是非之心二者俱不犯不然則既不能不仁不義縱其僮僕取非所有必且凌蔑親長又焉得有饜讓恭敬之心耶

高景逸曰人家有崖岸體面之說大害事如家人惹事直者當置之曲者當治之即直者亦當論他犯我我惹他若我惹他亦當治之乃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

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官僕從也鄉人豈能堪哉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戢之乃猶掊延之不已豈不益自苦哉故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則益不可何也彼藉我以行其私也不知要他何用。若供使令。亦正無幾。彼藉我以行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徼勞而彼之役我者

許相卿曰盡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遊手僕婢雖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減分數耳

此亦魯齋先生所謂治生之一端也

沈文端文雅社約曰鄉宦或好省事而僕從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此處須放出惻隱之心來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兄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

費耳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此似難行然此理正不可不知務求所以曲全之可也

胡師蘇曰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吾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為得體

宜須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程伊川先生曰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

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王陽明先生客坐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

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奪至是遂諧伉儷登進士封康爲安人此念婚姻之重不以時勢易心者也

薛敬軒先生曰仕宦之家往往有假文辭假字畫非儒而冒爲儒者（假字妙自己原不識眞貨又道是體面少不得）遂爲所中種種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

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貞賢勿貪富利苟得貧家勤愼之女彼必安貧守富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此事在孤貧之家易在華盛之族難但思富貴豈能長保則擇婦亦無務爲其可上不可下者矣豈惟擇婦百事皆然

張寅安福人弱冠出亡之冀有憐其才者館穀之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與之聯姻寅曰幼常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

如故而素飽不恥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爲也惟煢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

王耐軒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爲其所及也

晴湖張先生烈文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蠹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

孫固無親疎也總是本原看得透徹此皆親親事也如此親親而焉有不仁民愛物者乎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方定之曰祠苟完有餘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可也若遊閒

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者如是則安得不如仇讐耶世有乘伯叔父無子利其財而善事之者又非也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

明鑑也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異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叔伯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

畜德錄卷六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家制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而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其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

畜德錄

卷四

至要益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婦敗壞風俗小則隳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朱子小學書本不爲女子設然女子於數歲時亦宜令讀之并與之講說使知所以相夫子而宜家之道已無不具於此此亦教女子之要道也今人非不教女子讀書但讀非所當讀適所以累之耳

畜德錄卷之五

衷甲之人可勝歎哉

陳幾亭曰鄧禹子二十人皆教以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略哲哉天下漸平奇偉倜儻無用傳以孝謹足使牧民佐治而保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略使子孫飫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爲逆房遺愛之覆宗亦元齡之素訓未如禹與

陸道威曰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

之爲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

龐德公云世人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

讀書鏡曰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又必尊敬之久而不倦今士大夫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

藝麻必不能爲粟也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不入室向之讒諂面諛者且轉爲下石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其爲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和下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有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

說未得其旨永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愼

先入之言爲主最不可不愼

倪正父曰子弟傚法必觀父兄蓋有父兄節儉而子弟淫侈父兄謙勤而子弟傲慢者矣今父兄日爲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無是理矣雖痛責之彼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其肯率服乎故爲父兄者不可不先自脩飭

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夫無常業者遊民也豈惟不免於餓放僻邪侈無不至而刑戮隨之矣可不戒哉古之志士帶經而鋤負薪而讀固貧者之業也奚足恥也士之恥貧不足以爲士矣貧而無恥不可以爲人矣

朝廷重養士之典則不耕而讀可也不然士當兼耕讀爲業如止從事詩書無以利生恐壞士習

薛千仞曰士大夫家年少子弟必不宜使讀世

自便古來既有不可亂之名教況當更有不可窮之流弊教子弟非爲子弟也乃以成其爲父兄也於此可見成己所以成物成物乃爲能成己教得一分方是自己一分進步

方定之曰舊家子弟使人不樂與曰吝曰陋此好消息也使人稱之曰慷慨曰倜儻此惡消息也雖然見義勇爲臨財能讓乃佳子弟矣

總是事爲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爲財用其所當用而不用其所不當用大豈不佳

而夫婦之間或垂戾傷恩或昏悖干分朋友之間或殘賊破義或巧詐滅情父兄可泄泄坐視乎可謂子弟事一言再言不聽遂付之無可奈何而幸怙終乎非姑息縱惡謂之不愛子弟實安忍樂禍謂之不知自愛如是而子弟不中不才父兄即日曰不中不才豈爲昔賢今人或以父兄之賢過子弟過惡姑爲容恕此在鄉里持厚則可若父兄當可以之

無輕褒一語之後愼無妄誇是乃眞能愛其子弟者也

孫愼行曰孟子說賢不肖相去不能寸夫子弟不中不才何至幷及父兄父兄卽棄不中不才何至遂下同子弟（父兄之中才全在能養不中不才上見若已中了才了焉有不能養者）每思子弟不孝而逆祖先父兄輒任之逆祖先將得爲孝乎子弟不弟而犯長上父兄輒任之犯長上將得爲弟乎推此

喪身絕祀顧反不如椎魯無能係家之主也

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又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傷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於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亢蕩其麤麤鄙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不能教子弟則其所以爲父兄者可知萬石君醇謹家風乃至舉策數馬甯令如是也一事之能愼

屠緯真曰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厥心內滿厥氣外盈已不勝其骫骳之習子弟聰穎甯非妙質所以然者父兄不教害之也而食客遊士又爲之謟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楊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虼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傾家

防檢陶習謙晦沉厚性情禁絕浮誇傲誕者與之遊處庶可成遠大之器

子弟質性拙鈍莫將舉業耽悞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大都教子只是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渠做好官如農桑本務商賈末業醫卜之類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不早爲決擇必致進退失據做成一生無用之人豈非父兄誤之

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攄其細過指爲大惡或遇親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此父母妄憎之過也世間甚多此病然不一類或有先曲愛而後妄憎者亦有不曲愛而但妄憎者亦有不妄憎而但曲愛者總只是見理不明見理明則自無此病矣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孝兩得矣

許相卿曰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

而貴官之子孫不止於此假勢凌人飾詞妄訟以曲爲直滅倫絕理誤其父祖陷於刑憲甚且父祖知之而不禁禁之而不行三綱既淪誰其挽之凡爲人父祖者宜每事關防時加詢訪或庶幾焉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

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也小人有餔啜錢財之利或棄間以贊成之爲子弟者早宜省悟

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或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誡稍嚴而母氏又庇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人莫知其子之惡中此率居其太半庇不使知又曲爲之釋）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博戲破家之事

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志而臨政不明亦何足爲仁義之光耶且勿講到臨政不明孝弟仁義之不事先不能係其家而父兄亦何賴此子弟故象山先生有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

袁君載曰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致於饑寒富貴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羣小爲伍此便是業如何不敗以致破家者非其

陸梭山曰人孰不愛子孫而鮮明愛之之道蓋一家之事貴於安甯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弟兄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維者名利也言及於名利則津津喜言及於弟仁義則淡然無味若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可憫也夫謀利而遂者

後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不徒教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昔有以輕後譽歐陽公者公漠以爲恥而力辨之今日少年中有是風否

或問呂東萊曰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不從恭謹來者得第恰是敗壞他了

槩不講在家無賢子弟
安得在朝有賢士夫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慮未有所生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譎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

爾

字字精實悽惕故家子弟各宜書一通置爲座右箴銘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今日家庭之子弟即異日朝廷之士大夫其人品學術始於家庭而成於庠序今其教一

兒嬰孩信哉

柳玭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懲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瑕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今之仍襲前蔭不知自好動輒凌人傲物而以爲莫敢誰何者對此能無通身汗下故晉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

能久乎君子以爲名言

顏之推敎子篇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孫畏愼而生孝吾見世人愛而不敎飮食云爲恣其所欲宜戒翻奬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尙爾謂法尙爾者意中只道奬之笑之敎兒之法到底如是也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狃於昔日姑息之愛則今日之督責不以爲威而反怨其不慈理固然也豈非自貽伊慼遠於成長終爲敗德俗諺云敎婦初來敎

倪正父經鉏堂雜誌曰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而已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

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

食游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漸
成褻瀆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
先哲謹始慎微如此
吳懷野曰夫嚴似乎寡恩然禮法之中恩義攸
生寬似乎近情然縱恣之極子不知敬其父
弟不知敬其兄婦不知敬其夫恩義從茲大
壞矣嗚嗚嘻嘻之所以吉吝分也若相反而相成與其寬
甯嚴也

自脩正所以自尊而又誰敢慢之
此卽孔子所謂臨之以莊則敬也

沈龍江曰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略內不知根本之地先已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法豈能令子孫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莊敬日強禮儀率度不可以狎近而忽之也

說來說去總是修身爲本

王少湖曰凡子女雖幼小亦不可使同一處飲

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河南曹氏曰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修理完固灑掃潔淨嚴加鎖閉非祭謁毋擅開入及將一應閒雜器物於內寘放

呂忱簡曰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得其要在尊長自脩

以治一世而兒九世同居子孫衆多全在剛制之有其道耳

洪武中下詔褒擧浦江鄭濂累世同居徵至京師問其治家長久之道對曰惟克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張公藝之對唐高宗惜不以是言帝深嘉之遂旌表其門閭曰孝義之門

方孝孺候城雜誡曰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以濟

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當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御家之道盡於此矣而脩身即在其中

許魯齋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愚故向謂張公藝所書忍字乃堅忍之忍非容忍之忍若一縱容忍紀綱不立其家不能

乎者多矣多矣痛惜痛惜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立身行已增德惜福教養子弟達材利用得志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於以慕昌慕熾何有哉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

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顏光衷曰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爲國也以此達之鄉推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其著父兄只以勢色貨利權餤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生學問事功全繫爲子弟日始基何如余所見好子弟而壞於父兄之

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壻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改也子弟習見其父兄若是驕縱之心何自而萌三爲大節

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倣兒童時便須令他習不求安飽志操）吾不

有如閔子衣蘆花否大舜閔子所以成孝子者正以難處中能委曲也委曲中便有不窮妙用故凡家庭雖難處亦要十分委曲不可徑情觸忤聖賢無難處之事何者不窮於道故不窮於事今人遇難處便難處父子兄弟間如何得盡分

柳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爲外婚姻者壹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

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且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榦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能得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呂介儒存古約言曰或問家庭有難處者如何曰世之難處有焚燻淩井曰以毆舜爲事否

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家人離起於婦人）必禁此二害其家不和睦者鮮矣

家人不睦其所相責者皆相似也苟以其相似者自責則翕然睦矣

（能自治者必不輕責人橫渠所以有不要相學之說）

胡師蘇曰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甯免其背後評議正須於此看破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兒兩遞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又須於此看破若能兩下看破胸中何從更起風浪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我所親呂叔簡曰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限

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日耶

語有云若要好大做小大者且然而況小者有兄弟不和而致爭訟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辭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內中但須一邊要在道理上做便不至此苟積久之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

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悞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平日又須善爲教之以使其觸忤之少）則雖日犯吾者十數可不致形於言徵於色矣此所謂善處忍者

肯肉失歡有本至微而至終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耳有能先下

皆令或夭流蕩或妻妒悍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諭之此處往往因不能忍而成變慎之慎之俟其自化則胸中泰然矣

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

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不和之情自茲而起或至於終身失歡者有之矣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遇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此諺所謂識性可與同居）然父兄爲家長知己性之所偏（不先自治）而亦以化子弟之偏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

易之家人。已見及此。蓋內離外巽。外雖有善。入之人情而吾以及遠之明燭之則雖有讒搆無自而生矣。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蓋因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

天性地位繞是止於至善

家制

袁君載世範曰家不和由於婦搆其原又多出婬妾蓋此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長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曰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讎而彼始揚揚得意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戚族故舊皆失歡而良善佃僕反致譴責矣

又曰高景逸先生云財色二字落腳便成禽獸是其一生從未點染最得力最高潔處雖寒潭皎月天際瓊花無以過也他人既已受污譬如垢服須用幾許清水洗滌視原來潔淨者猶恐少留垢痕是故見欲而亡心異於禽獸者何幾心與欲戰雌雄未可知也靜而澄之感而簡之或庶乎

反之者不及性之者凡事皆然然少成若天性又全係於習之功做功夫必要做到若

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眞是無謂其如再看不破何縱看得破其如再忍不過何

陳幾亭曰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失其本心故悔得其本心故樂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徇矣其病本在怠

鄒南皐先生曰人之於事有欲則繁無欲則簡人之處事有欲則難無欲則易人之觀人有欲則昏無欲則明人之待人有欲則僞無欲則眞欲之利害介然如此

繁簡難易之間當身體認便知

高景逸先生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

便斬絕勿為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不挫其浩然之氣卽此是謹獨之學集義也只是謹獨若優柔不斷終焉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遠乎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乃學者每日用功最切要事終身兢業惟此二者若遷善不敏僅守一善以自足豈能日新日進集衆善於厥躬改過不勇過常在身豈能洗淨舊愆立於脫然之境良可惜也

囿於俗而不能自振而猶號於人曰爲學爲學吾恥之矣

江盈科曰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去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前輩風度妙味無窮

王少湖先生曰學者事無小大纔覺心所不安

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欲如下坡推轂路傍之草踐刬而猶生者欲也瓊臺之花灌溉而難茂者理也

究竟難易在我非天理人欲自能作主況難處不難則易亦不易原不兩立耶天臺先生曰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競害則撓汩汩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

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至德莫如堯舜至情莫如父兄而卒無如朱象何則知此病之爲痼疾而當愼之於幾微之際矣　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戚南塘曰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欲難磨而易起

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
傾敗立至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
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
忿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
天下之大勇者不能
此固大勇然而頻復
頻屢不得此又當知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

人也何其不仁至於此極也西銘之所爲作也天地亦父母知所以孝父母則亦無負於天地矣嗚呼人情不知道而身不行道猶云可也今亦旣略知道矣而乃至於違道無乃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乎嗚呼何其謬戾若斯之甚也

陳白沙先生忍字贊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

吳草廬先生曰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而已矣自今以往苟棄此一念之忿悔而擴充其天理尚庶幾乎其或尚因循不改而顯冥於人欲則其爲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身也者非吾之身也父母之身也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孝至於此極也身也者非吾之身也天地之身也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滿然矣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朱晦菴先生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己德所以不大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剖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今人輒謂宿習難除只看先正爲此之故用何等力量直是病根一拔盡拔不容更留毫忽

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當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與萬物爲一體矣

聖門言志雖大小分量不同要同一箇無我聖門爲學雖淺深造詣不同要同一箇求仁求仁者求無我也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甚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即今之居官者以廉爲異衆不知士大夫之廉猶女之潔乃居官之本分耳如鳥能善鳴而號於人曰吾能鳴焉可乎

薛敬軒先生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爲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貪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

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國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郁離子曰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如飢食渴飲之常耳何足誇人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何以皆所當爲分定故也

能卽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已謀則思過半矣

論厥孫謀非另有所論也卽其所自謀者是

此亦大槩說若究言之愛其身者方是愛其子之至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可謂眞愛其子者與

明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行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
其能若是乎

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密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密也即是可以得其大槩矣夫子語顏淵克己之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壯與密俱有焉

何垣曰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勵以勤教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逮迹其自爲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茲非惑歟有

克治將去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卽克將去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張南軒先生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

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數事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今人大抵中人耳只守著曾子道理做去便了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工方得

朱子曰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

譬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可見單靠著明不得所以致知又須誠意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

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仔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先生點頭因語在坐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陽明謂千罪萬惡皆從傲來皆是眞實體驗過來語

或問晦翁先生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

未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尹和靖先生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人性汨沒至此各宜一自猛省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克己當從所好克去推己當從所惡推去皆是做工夫最切要道理

謝顯道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添便所當減的故不添便是減然人自氣質用事無日不添無時不添故又須猛力減去纔見不添本色

程伊川先生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故須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

漢劉向說苑曰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做聖賢便是福入邪僻便是禍

明道先生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發者爲誰制者爲誰隨發後便難長進發聽於制應見功夫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一句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又曰曾讀大學誠意章毛竦汗出掩卷深思曰爾閒居豈無流於不善而不自知乎抑知之竟不羞恥而徑冒爲之乎千古小人肺肝如見爾肺肝豈能獨深藏而不令人見也欲人勿知莫如勿爲愼之哉愼之哉舉目皆我視舉手皆我指縱有逃於視之指之者而鬼神已指視於冥冥中爲譴愈大矣

一言涉於輕矣纔見文清錄云凡與人言卽
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
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
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
此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噫嘻由前之悔原於
弗覺而今尚可詮於弗覺乎薛先生教我矣
薛先生教我矣
此可爲讀書者之法正虛齋先生所謂讀書
須切已體察也讀一句便如是反求而力行

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文清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言一事近於誕矣纔見文清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諾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可見
小德出入未是無弊之語

林志唯先生夜坐讀薛文清先生讀書錄掩卷
喟然歎者三四其家人曰何謂也曰噫嘻余
覺昨評一人傷於剡矣纔見文清錄云聖人
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
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
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
包含之氣象遠矣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

秀且實者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盡於是焉圖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若不後獲又恐擾苗

高景逸先生曰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那思妄念瞬息據我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

不靜存則動察法天行之健以自強不息庶無分陰之少錯

呂叔簡曰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之大戒也

念則奪其惡勞矣以其欲生之念則奪其欲
過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
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
之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是所
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莫之害吾苗
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
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亦
只在遏欲存理功夫上看淺看深

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

之外不知有道者從旁觀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嘿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鄒東廓先生曰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縣行泥中以手左右去草者問之曰子苦田乎抑何難也曰若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飢死於溝壑矣余聞之而凜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

或問陽明先生曰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先生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瞎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詆詆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心責已則盡道也

胡敬齋先生曰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敬是為學之全功）

心纔私便是放（心之所以為心者理而已矣故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理去而物來故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操則存舍則亡正爲此只一密字盡之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吳康齋先生曰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我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我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常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我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

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森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以怠縱之身心墮落游逸淫樂之戒大何所不至可畏可畏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薛敬軒先生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或問先生曰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先生曰但那者自莫思便了 斬截只是不辨那正奈何故誠意之前必先致知

陸象山先生曰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欺我也直使

須體認一處各緊接箇而擴充之而遂明之而益推致之一句在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皆有所不爲不忍達之於其所爲所忍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

學問須是儆醒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

畜德錄卷五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省克

晦翁先生曰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

此即孟子註中所謂反求默識及大學中庸章句所謂因其所發自其善端發見之偏也

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諢只爲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昏憒只是一箇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箇念頭中庸至誠至聖原不分爲兩箇而誠明明誠總到一般地位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智下愚忠信之極不冇昧一點本心乃上智也機巧之極不冇顧一點本心乃下愚也

言其所長急止之報已甚矣

戰兢惕厲者悔報其庶鮮乎

莫不甘於人之我棄自棄則甘之莫不甘於人之我暴自暴則甘之莫不甘於人之我欺自欺則甘之有不一旦幡然者非丈夫也

過事不宥浮游逢人不宥辜負說話不宥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二字與固聰明聖智異似不同却是君子路上人也試想他處處

殷樂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充之君子有二惡嫉人所能惡也形人所不能惡也能則若已有之不能則教之

此皆天造地設的道理故順之而無不善彼矜者飾者嫉者形者只是反之而後爲惡莫惡於言人過急止之悔已不可追矣莫陋於

在生一日當享用一日眞大醉夢此就長年者言耳其實人之進德改過豈可倚著壽命夫子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諸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勵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敖大聖大賢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般樂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爲憂勤斷續無人亦爲般樂非第此也四民溫衣飽食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

壽之爲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顏苦孔卓
一間未達夫子痛惜無窮吾人時時錯行時
時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死只與
雞犬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
容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並到天
壤極可幸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蓋愆將
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
修爲一日孔子年至七十只是修
爲故有從心不踰境界。世俗却云

倍於彼哉彼有功於我我無功於彼我却媿彼彼可笑我能不悚然故古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愼恐懼無時或忘講探經訓體踐事爲一言一動一念之微不敢苟慆以廢身心之務本之治身則身無不誠推之治民則民無不被其澤德崇而業廣垂令聞於無窮也

陳幾亭曰行不力不知爲善之難省不深不知人惡之易

所盡力者吾得而食之服之居之用之怎生消受能不悚然天之生人豈其使若人獨佚於衆勞之上而享其利其責蓋有大於彼者將以率由理性扶植綱常表濟民物卽位分不同而所以成身所以及物固未嘗無所任則所以勤其志者又非特若農及工商之勞已也農及工商不勤所失衣食貨財焉耳士而不學學而不勤則棄天之命負士之責所失奚翅萬

辜負好天意甘落惡陷穽將厚我者而我却薄了將成我者而我却毀了譬之爲金爲鐵同燎滅於爐炭之上巧拙同盡噫足惜也隨天所位我者我只素位而行盡乎位之道便是答乎天之意聖賢豪傑不過如是

王材南雍申教錄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農則終歲盡力於田畝工則終歲盡力於廛肆商則終歲盡力於道途羈旅吾爲士者賴父母之訓國家之教育無四體之勞而農及工商

不敗矣心之官則思思則躁可使緩遲可使敏其省身克己之要訣乎

林志唯先生曰余少喜讀西銘見謂富貴福澤將厚我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反覆思之人生七尺軀壽不能過百年長歡歡苦苦膠膠營營得號稱爲聖賢豪傑人常少而鄙夫不肖人常多者只緣不知當地上體認自有現前妙境錯過好日子枉費惡功夫

不只是認過便了莫錯解只爲過是認不起的認過者勇於改過之謂也莫錯解

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誤多說的話不但大賓雖厚友沒箇誤任口的話

來道之曰悔過者要尋過之起頭遷善者要尋善之著落

起頭處便是著落處著著落處便是起頭處落便是天命之性但見得箇天命之性更不容有過之起頭處矣人心道心關頭只在此地

吳懷野曰吾性甚躁識甚遲以遲識馭躁性鮮

念慮起居之際這箇工夫便密了

此即武王不泄邇之功總是毫髮放過不得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愼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愼所接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藤蘿束縛其間則豈能脫然大遂本性乎哉

高景逸先生曰胡致堂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強之道也意動卽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誰能禦之此語於學者極有益

呂叔簡曰愼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不於

○王○文○成○高○忠憲者能有幾人○
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
愼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
自察也

王少湖先生曰士生三代後必有超出一世直
師古人之心斯可耳然意興雖高而猶未免此事第○著意興不得
依違於俗情則終未能一洗凡陋脫然爲古
人也譬若珍木爲藤蘿所纏必盡解其藤而
後枝幹乃得條暢若解之未盡猶有一兩條

易之前乎其曰立志不眞過心太勝則又不止於過矣舍僞而眞改過而勤自怨自艾掀翻舊習務以全生全歸無忝所生方不負師門惜陰之約

羅念菴先生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自暗態料古○來○如○

憤忘食樂以忘憂非特少年老而彌篤至能傳其道者拳拳服膺戰兢知免不以簞瓢易簞有所搖奪只看偶一書寢聖人何等切責吾輩自省何似乃好逸自居只此一念改過必不勇徙義必不純因循包謾千罪萬失皆由此淵藪若不猛省痛改終不可以語學聖門功夫慎密故常見其過常內自訟吾儕自省何似而以無大過自安將勝於聖人未讀

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亦自以爲適其身矣而敗度縱禮自絕於天若然者子必至於陷父而臣必至於悞君嗚呼發軔跬步末路燕越學者之審於自愛也果將安從乎

按此則君之於臣士之於友亦甚易擇只看他愛身如何便知他愛我如何

聖門之學以憂勤爲正脈以逸豫爲痼疾唐虞君臣儆戒曰罔遊於逸曰無教逸欲故兢兢業業爲萬世法程兢兢業業故能惟精惟一其在洙泗發

蔑亦此意也

鄒東廓先生曰君子之愛身也以德故其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身也以姑息故其愛人也以姑息君子便是以治己之心治人細人不知治己焉能治人細人直是以恕己之心恕人所以昔人雞鳴而起天命自度耳謂忠宣此語甚錯

目鼻口閑敢即於怡淫非以好勞惡逸誠不忍輕用其身也若然者子以事父則孝臣以事君則忠苟縱耳目之欲取快一時以小善

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矣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心無兩用況求名務實又相背馳自然如此

魏莊渠先生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還淳返樸以回造化

世道由於人心聲臭日增所以虛文日勝朱子有云人之心天理存人欲亡人欲勝天理

或曰其實是他不是如何可不見曰不能感化他先是自不是見得自不是切便不見他不是○感化二字還是就別人看來說若聖人用心只見自不能盡道以致如此非有他也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得力之驗只看而今用力輕重更須何如耳若不用力氣質便來乘間

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凡處父子兄弟之變者舍此更無他道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已私克去方可故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改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矣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故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已若

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倣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境遇越到不過處身心越漸平帖受用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

陽明先生曰於其善心之萌也若食者之求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氷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墮也於其不善之萌也若酖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之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害而思所以勝之也

即自惡惡臭好好色而推類言之其意不出乎求必得而務決去

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

聖也天理不存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慾淫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有何不是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幾希既失有何不是禽獸

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僕身外無益之事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用功如是之密總不外曾子所謂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若徒務制其外（原忘克）（忿欲不行正犯此病）而不從事於其中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遇狂風巨浪舍舵而惟篙櫓是仗吾見其危矣

陳白沙先生曰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進者即是退者藥者即是病者故纔覺便須有一番不同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良貴者天）

病麤疎因其病而克之可也躁急者克之以詳緩褊狹者克之以寬容麤疎者克之以謹審然非心存焉則已炮而復然已抑而復長病證雖退病根尚在安在其爲可也一日子而死一歲者而冬一生少而老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證不形如是用功方爲第一流人也古人

袁氏世範曰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
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
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
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者可不勉哉
羅一峰先生與謝元吉書曰凡治已必先治心
心者舟之舵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舵可乎
治人亦然不先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
氣質有偏則有病偏於剛者病躁急病褊狹

淡則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昔察淡則余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謂之失與敝也

此井改○過之道要○其自謂則然耳

所指過端未必盡合乎理然足見前賢能淡自檢點不然恕已則昏安能稱數如是之悉哉

淺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
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
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予行義責望
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
好謀而濶論劇談而不辨愼密而漏言尚風
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
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
徒費欲速而遲鈍閙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

賢之高尚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佛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論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舊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改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

語學者曰我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
先生遇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胡敬齋先生曰古人云寧妥如酖毒甚可懼也
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學者去得一箇計功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
夷安泰
儼山陸深曰劉道原常著自訟文以為平生有
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實前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

彼醉不滅
不醉反恥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公卿之貴舉世之所欽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奚足動我念耶

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吳康齋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當

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
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何處非道何處非
學切須如此檢點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
怒生焉是猶繫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孟敏破甑不顧管寧鋤
金不視豈非天資近道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
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我之虛實斯須防
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功也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先生每夜就枕必檢點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怡然安寢倘有不合即展轉不寧猶恐始勤終怠常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否

高景逸先生亦然謂是日若不切實煆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感焉人其以敬許之乎先生羽翼我道其功豈淺

薛敬軒先生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先生此語正是要人難處加功儘力變盡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

蒙以養○正○聖○

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由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矣世之作僞假眞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其不省之實內雖莊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先生所著畏說畏即敬也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氷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濶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

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之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眷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伊洛先覺以主敬爲造道之門敬德

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赧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而入於君子之域矣畏其所當畏則不畏所不當畏於畏章謂畏此三者則生死利害毀譽等等非所畏也正須互相發明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貽狂妄行恣其所欲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攖金則不畏市

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亾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嚴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

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昔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甯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林君復曰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易若不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也

此是氣質之性若義理之性則是制心制事者而又以何制之

羅大經曰先君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

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
侈然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
不能以終日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
語儘當玩味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
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全憑自去審愼正堯舜桀紂之所由分也

眞西山先生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

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貪富貴賤生死禍福曰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憧然不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

飲食皆不揀擇隨遇而安却不妨若作意如此又是私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應副他不暇可爲發一笑耳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常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我獨無過乎於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

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了何懼之有

張無垢先生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焉豈得不動於心（物我一體如何只快己意）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先生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敝裂亦不易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

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庸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何垣曰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餘

胡叔器問晦翁先生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晦翁曰須是自下工夫遺書云治怒難治懼

因思前日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此纔是講學何者講其所學學其所講故謂講學今人都犯莊渠先生所謂以講爲學故自不長進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冇又却被人譏議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

者安徽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或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存心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便是存心之法

不是覺得後纔存心也是存得心纔覺得不然是那箇覺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人必要樸實頭纔有用孔子所謂剛毅木訥也只是樸實頭便近仁

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不要精一兩字上去講貫只要危微兩字上去體認確然見得是危是微危如千仞不測之淵微如一縷垂絕之命如何可不去做精一之功耶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

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不如此用心必無所成就朱晦菴先生曰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

實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實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我欲仁斯仁至欲之者即是至之者未欲不是仁既欲便是仁安得有二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我是今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纔是日新之極今人講大學者只以新民爲自新之極豈知日新中自有極至之境故曰明德止至善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

日躋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

者苟無是心何能亹亹求益哉望山者其高
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屐而升蒼蒼瀰高
茫茫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睹未盡
也無窮盡無方體學之日新亦猶是也緝熙不已造
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
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觀湯之方寸之間常
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則弗咈改過則不
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氷釋詩人美其

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者悠悠之歎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畏也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澹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此卽朱子所謂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的意思）轉累爲通惟其所向學

不爲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始焉召受聽悚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知善而不能爲惡而不能去以此喪德即以此終身學者之患也我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歸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暫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面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皃德必日新日新之學

妙喻

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趙清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須看父兄師長字只是不敢心重

劉屏山先生湯論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慵慵然夫慵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慵慵者

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程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范忠宣公純仁戒子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

者識得此意則胸中一副當開思量自然氷
融凍解矣

郤子曰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神非有他即心便是知我其天天非有他即我便是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

眞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

但能無欲便是實心
實心做事何事不實

李谷平先生曰人心中除去一切閒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什麽樣做工夫所謂做工夫者何也要向此處料理畢尋箇快活不得某誦其詩曰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貝此便是曾點浴沂詠歸的意思如何不樂學

卷九 第二十 分勤猶不辦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這便是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的公案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爲善便眞能爲善要不爲惡便眞能不爲惡仁眞仁義眞義禮眞禮智

咽喉下著力此兩字是徹上徹下要訣

答友書曰足下謂仁義禮智宜實之以信自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深覺信之難最是切問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我要爲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爲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雖然如此說不要看得太怕人只要我放出自己主張自己力量彼又不知何處潛踪遯跡去也此

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汚辱
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況倏忽接於耳目者
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
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
甚遠矣

顧涇陽先生曰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
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
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

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益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眯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不知其爲汚辱也均之爲身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汚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愼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

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

方正學先生曰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自以爲

人也吾不信矣

歐陽南野曰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湛甘泉先生曰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瑩然而塞憒然而昏其虛焉靈焉非由外

曰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便是終身聖人不知是否先生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時或有欲則與閉戶獨坐時之無欲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欲一獨坐不可便了也于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雕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困苦之時白刃顛沛之際耄耋昏倦之日皆如此號房之獨坐也人雖曰于之非聖

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此又不是截然兩項工夫蓋交相資互相長本原工夫正所以利其發用發用工夫正所以固其本原

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門人閻呂涇野先生曰陰雨晦冥獨坐閉戶頓覺此心虛明凡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日無欲可作一

溺於人欲者爲不及。盡去根塵者爲太過。兩相較而聖道之中判然矣。

胡敬齋先生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開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

言所能喻

心本廣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此亦在私去而理復時可見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于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神龍變化不測然人得而畜之亦得醢而食之者有欲故也

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道在乎日用常行欲亦在乎日用常行異端懼多欲而謝却日用常行故小聖學不離日用常行而自無欲故大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

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體無量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盡處自見匪

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
天理滅却一分人欲
異端之教。鯀之治水也。
聖人之道。禹之治水也。

薛敬軒先生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
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

今人日裏夜裏夢時醒時總爲此萬起萬滅
者冥冥騰騰過了一生於先生此語當置一
想萬起者更不復起萬滅者
更不復滅此是何等境界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

呂東萊先生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只是根也慾焉得剛

張南軒先生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滿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乎引而伸之涵養而擴

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寡欲之君可與言王道者審理度勢之明孟子遇齊梁多欲之君而必與言王道者濟時救物之仁仁所當然而明有不逮聖賢固安之也

晦翁先生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懈緩不得又迫促不得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

上蔡謝顯道曰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只爲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知於此便成痼疾人却習而安焉而不覺已喪身失命於其中矣昔賢謂生順死甯人只求順甯的道理而以生死一聽之自然便得生死之正亦得好惡之正好生者好其生而能順也惡死者惡其死不能甯也

胡五峰先生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

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程伊川先生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然而去之者便違禽獸不遠

先生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BJ
117
.H75
v.3

畜德錄卷四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省克

或問濂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中庸以誠爲一此以無欲爲一無欲之謂誠

畜德錄

卷三

子弟絕不顧其父兄父兄亦不禁其子弟甚者謂子弟爲人所稱數方且津津自喜做子弟時便已如此敗壞將來安得有士習又安得有人才

善讀書者不宜汎讀非聖賢之書弗讀非切要之書弗讀合古今無限聖賢英俊與相晨昕凡庸厭飫有不可勝言者矣書之爲物不讀則疎強讀則苦漫讀則勞善讀則樂

呂德鑾卷三

相資益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
想爲功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
小冊逐時記寫參考既了旋即勾去餘俟多
聞廣記之士棄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
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三十年前人家子弟彼此不相往來縱已游
庠應舉也只坐在家塾足跡不離庭戶如閨
女然非二十歲以後不涉世應酬淺潛鎮靜
早已於此培築根基涉世應不患乎身心無
主今則年方齠齔學不窺古今文未成粘括
便東奔西綽結社尋盟游談往來酒食徵逐

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聚談極害功程少年能不犯此病者自是將來大成之器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諸如流似乎頴悟過人鋒辨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鈍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曼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麤疎（皐夔稷契俱具聖德也各只了得一件）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恨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為一事必

視無功訓子曰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受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學須從此過來方有眞實得力處不然總屬浮浪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書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勤劬少遜可不可乎警思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物便須有箇敬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看先儒讀書是何等樣見識是何等樣器量是何等樣工夫是何等樣境詣

語云執德不宏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宏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髓使麤心大氣不得

讀書必要剔骨剔髓只在皮膚上綽過全不濟事曾經幾處剔骨剔髓過來後便易讀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靜便深透寬便周徧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不可放在一邊只是私心已見一重打破此關便已違道不遠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淨田地若上面纔安一

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忽淺近而務高遠此英氣最害事處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麤心淺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

書之法也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能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偏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

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是讀書本旨此是讀書要法所以爲讀

此若學成八面受敵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心不可以不專專乃有獲

晦翁先生曰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總之其意在涉獵書卷而非探索義理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

在身上句句求箇下落否則我祖雖薦以牲
牷供以黍稷亦將吐之愼之哉

蘇東坡先生與王郎書曰少年爲學者每一書
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
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
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
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
別作一次求書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

爭先取來的有一二箱紳子弟又是他家祖
宗德厚所致難以比論況其人立志亦在自
己身上著力求進不把見成基業恃爲己物
受用馳騁就是自己富貴也不把
與你倣受用馳騁之具所以有此
次輩只爲因循苟且惰慮擲光陰長者甘落人
後少者未見向前悠悠蕩蕩耽悞此身直至
無了下梢這箇子原是你自家挑的更推不
得與別人須請地裒細思把我言語一一放

讀先正言行錄明讀書作文寫字皆以心爲
主不要信意口手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違
文與心相會字與心相守作文寫字又須從讀書有得來定
立課程朝益暮習更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
文如此用功何愁不達即使命數迍邅不獲
上進終不失爲有學有行好人看被此著最
便患得患失更無安放身心處若眞
能讀書得聖賢要旨者又何病此試觀近
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的俱自貧苦中自家

與古今則援經據史有條有倫策時務則酌弊違權可常可變可言也不可行則勿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則勿行也使心口相符內外合一其爲德業孰大焉即此逼名仕籍則平日所知所行者原與此心天理不相悖戾正可與民由之也汝輩須奮然立志抵死向前若大敵相加寸步莫退大者將宰家之事靖歸一邊少者將盡精之習一切屏去務使精

經綸爲顯揚鏡是顯揚以顯揚爲經綸決是經綸不得不以此日相
程督也況舉業與德業原是一事所讀之書
俱是聖賢傳心要旨句句須體歸身上所作
之文將平日讀誦講解的融會貫通隨題發
揮字字句句皆從心裏寫出能把聖賢要旨一一體歸身上
者心裏寫出自然明白洞達如風行水
然無非實學則自然明白洞達如風行水
上渙然成文與常人自別論道理則由根達
枝穩貼有據品人物則影鑑照形毫髮不爽

則加一年初生孩提轉眼突弁若東逝之水
焉得倒流之日乎況年少時正好用功無室
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迫之擾無人事酬應
之煩一心向前誦讀最易論古人身心學問
主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讀但國家取士
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
展布有顯揚之心無由遂達志在乎此把科
甲爲階梯則可
若志在科甲特以此二者爲藉口將不知其
所極此正前所謂舜跖之分間不容髮○以

生。愈。怕。愈。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
怕。愈。生。如炳燭之明貽賢子孫目而無見者也

四明節西張先生謂子曰宋龜山示學者云此
日不再得歲波壯扶桑曉曉黃小羣毛髮忽
已着此詩極爲緊切如今人把有限日月俱
作寬餘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悠蕩蕩弄成
老醜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成日積
日成月積月成歲過一日則少一日過一年

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荒置便至蕪矣然人有以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故荀卿五十遊學猶爲領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達而晚悟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耳此雖爭在好不好然亦由所習不習則諺有云愈

卷書者豈不同其得失耶

陳子衡曰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顏黃門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學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

用則與未常讀同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節義字彼蓋一無所得也所謂能讀而不能用者也臨淮郭登訊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乾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也乎可慨已

世之并不肯爲蠹魚者多矣則如何曰總只一般難道五六歲時不曾就塾讀大學論語過來只須存明明德或學而時習之一句得力便不是蠹魚然則讀得一卷書與讀下萬

與奪在春秋傳記子史刪翼聖經記載往蹟皆不可廢展卷誦讀則上下古今嘉言善行日聞所未聞智識增明涵養深厚所以謂之盛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鬬靡而已學者於此各隨分量所及審察先後而致功焉其無穢之書淺陋之文足以賊德而損智者勿令入吾之心目可也

劉時卿曰學者讀書貴於能用若讀書而不能

閒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取師友者不苟然矣所以爲學莫先立志定此處自然不苟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許敬菴曰子易象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禮樂之道在記聖人之是非

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不賢餽食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升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論官職之差除敢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此皆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曰耳出入之

利之謂也舜與跖之分間不容髮諸生當自猛省戒勉

何子元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愼乎

又曰周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李有得盧彥思記伊

科舉之業者聖學是也

可見德業舉業原是一貫

大科書堂訓曰科舉之學合下立心便分義利義利便君子小人懸絕豈可不痛省而甘爲小人之歸且讀書以明心性體貼此實事根餘枝葉花實自然成就而舉業在其中此義之謂也若讀書徒事記誦爲舉業之資以取科第爵祿便是計功謀利之心大本已失此

洽聰明日開
湛甘泉先生曰祖宗立法欲學者讀聖經賢傳開發其良心存之爲德行發之爲辭章有司因其言辭而知其所存何有不可故吾嘗謂德業舉業同事而異志修德業者固讀聖賢之書爲舉業者亦讀聖賢之書其業一也願其志何如耳故有不易業而可與進於聖賢之道者科舉是也有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

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流俗庸鄙之見惡知古人立教之意哉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百字當使其精神力量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樂諷誦之際務使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

德之心人所固有吾見其相與踴躍共進於此又何患乎人事之汨哉勉之勉之無怠

胡敬齋先生曰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常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王陽明先生學規曰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

○彼○何○與○焉○

吾所以積累增益吾勢之力何如耳子歸淨掃一室置古聖賢格言於几事親之餘入室正襟端坐將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賢者積功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勢日輕不患不造古人門庭矣凡親友相見一以是忠告而善道之此亦最喫緊事卽南軒所謂本體周流談徧所不容已者則秉彝好

之父子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以物而猶具四端之一人而陷溺其心於利欲之私流蕩忘返反有不如一物者矣欲異於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智而已欲實四者於吾身舍聖賢之書則無所致其力焉

又曰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兩端而已其勢常相低昂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輕重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

精神枉過歲月甚可惜也

古人讀書皆須專心致志不出門戶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輟一暴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

贈楊德全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仁義禮智四端也四端一昧則失其爲人之實而何以自異於禽獸哉然蜂蟻之君臣虎狼

吳康齋先生曰讀書但隨力所到少倦則止惟此心不可間斷此是讀書根本成性存道義之門大抵聖賢授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嚴以禮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尤佳耳苟此心常役於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爲放縱則雖日夜苦心焦思讀書亦恐昏無所得雖講說得紙上陳言於身心竟何所益徒做

自有書之後便無不讀書之聖賢蓋書是聖賢所著聖賢安能不讀讀書方成聖賢亦惟聖賢為能讀書

吾置書亦甚難子孫宜念之善讀之則忠臣孝子碩德奇才之士皆自此出不負吾所以積書之意也不善讀之或僅足謀祿利而已行業無聞物論不與書與汝竟何有哉

世非無積書以遺子孫者子孫其亦念之否乃至朽蠹高閣生平未嘗一為寓目甚且多行不義以致貧窮急難委棄於人賤如泥沙其亦聞此而動心否

即此可見先正仕途本領

蔡虛齋先生曰前輩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益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吾常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務擇術哉使皐契輩生今世吾知其亦自不能已於讀書但其讀之得術耳只是窮理致用

言一動必揆之矩度常問蔡虛齋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虛齋言父兄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學者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
○亦○備○舉○讀○書○之○益○○○○○○
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
○○○○○○○○○○○○○○○○○○○○
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
○○○○○○○○○○○○○○○○○○○○
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
○○○○○○○○○○○○○○○○○○○○
之道夫豈外乎是哉
○○○○○○○○○○○○○○○○○○○○
王端毅公恕羣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常言
○○○○○○○○○○○○○○○○○○○○
我亦垂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
○○○○○○○○○○○○○○○○○○○○
以此時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

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事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

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往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

心如鏡讀書以治心如用藥以磨鏡若適爲心病是磨鏡而益加鏡之昏矣恐雖至愚不肯爲也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實用哉

邱瓊山先生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

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是日新不已之功
非或作或輟而可幾也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著○
而不講乎

許敬軒先生曰不察理之有無而汎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說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病也

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不讀聖賢書不知所以用功讀聖賢書又須自己切實用功靠著聖賢書不得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

知 行

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詭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一語揭盡讀書大義亦揭盡千古聖賢至意）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

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

張南軒先生曰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徵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益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眞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

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孔子曰今之學者爲人此爲人之流弊也然爲人猶可謂學此直不可謂學蓋爲人者亦猶脩其天爵特意趣與爲己者不同耳此則并不知仁義忠信爲何物顧學既爲人則其弊必至於此故須愼幾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教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物有精粗理無精粗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

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見識

朱晦菴先生福州學經史閣記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親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

之深好之讀以千萬而不計其功磨以歲月而不期其效少不得功效自來若一計較便此心夾雜工夫懈弛了優柔厭飫於其中則日新之益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朱晦菴先生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直是枉讀了他辭文清先生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

枉用其力而得學之本矣僕雖欲言奚言哉
豈惟僕也雖聖賢復生教人又豈出此僕與
足下別後工夫亦只此書而已足下又云雖
能一時理會紙上陳言於身心竟無所裨此
語尤有意味正好商量蓋人患不知反求諸
己書自書我自我所讀之書徒爲口耳之資
則大失矣今足下既知無益身心則當漸向
有益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惟專心於此篤信之固守

所言者果何事也古聖賢之所學者果何學也嗚呼漢唐之儒不知讀其書而不能行其言者吾無責焉已今世之士知讀其書矣乃徒慕其名以爲高而不究其實之可用徒知從事於口耳而不知反之於身心終身誦之而不知一言爲可行（此指慕名讀書之弊眞是枉讀了他要亦各存乎其人）不亦四書之罪人也乎

復曰讓書曰來書云當肆力於四書此可謂不

科目進身者右以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吳草廬先生曰孟子而後道學無傳儒者惟知以記誦詞章爲事宋興大賢輩出覺癡指迷學者始知天下學術固不止於前二端之陋而已也新安夫子訓釋四書以惠後學使世之學者由是而學焉德至渥也今世之士皆知尊尚其書而樂誦之矣曾不知四書中之

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說話學者通患

讀書而不能用者今人謂之書櫥然櫥以貯書無害於讀者讀書而不用向身心間者不惟無用轉恐為害於身心也

讀書要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

此即所謂體貼向身心上做工夫也聖賢道理只一般故知要而力久有得自然一一貫徹

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以爲己之心而讀書者則一面讀書一面自己做人自然長進

辭敬軒先生曰讀書當體認如讀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謂性的在何處讀明德親民止至善便求三者的爲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言語文字所纏牽矣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

茂視古聖賢是何學問

伊川先生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

姬亦豈曾識字而口中極有格言詎可謂古人全無誦法耶其教人欲先發明其本心只單提本心二字曲爲開說其所開說又安能出於六經之外我日日以口舌喻之何如使之披冊子之爲便卽如我去發明他便已落於文字邊聽我談說便是他已讀却我冊子他旣無獨坐自悟之理又何必厭文字

語言與文字有何分別況孔子猶且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若謂六經皆我註脚直教學者

文天瑞先生曰子靜每云堯舜以前何書可讀元晦之橛柄可爲一噱夫書不但是文字自有生民格言嘉行未嘗不流傳於父老之口雖未有此等文字亦何嘗不種種即具即如天地日月父子兄弟之稱豈必有天地日月父子兄弟等字畫始有此稱說始有此議論伏羲氏前亦自有前言往行之可識自相與傳而述之是亦不可不謂之書如今之老翁

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者
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
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
用之糟粕耳覩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
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
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要知道不是經之道亦不是聖人之道是吾
之道既是吾之道如何又向聖經云求曰譬言
如吾有寶焉不知遺在何處聖人特以
經指示吾向那一處那條路去尋覓耳

長短筆之卷舒蓋之張弛綱之綱紀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隨處皆師便隨處皆實學

讀書

伊川先生與方元寀手帖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

觀禽獸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芬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淤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貞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山之鎮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

無養生之術舉業不習不過無進身之階耳
已之性分有所障蔽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
此而暗彼何哉

客氣消磨一分天性透露一分客氣消磨得盡便是盡性工夫

呂叔簡曰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
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
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
友烏之孝駒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

亦藥石可保長年

王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耳氣質之難變以客氣爲患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于兇頑鄙俗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爲患耳今之學藝者有師舉業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則不肯從師夫技藝不習不過

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攻人實病者之少類由于不受人實攻夫苟好善則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垣曰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正要於不相安處覺他趣味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寻贊也過莫寻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正要于相親好處猛省回頭故美味多生疾

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尹和靖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更發明得仔細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

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身不修而惴惴焉毀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自家不好處便了 即是爲善去惡

洪自誠菜根譚曰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

爲政之得眞味者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抄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
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
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
不止此之謂學者今之學者果如是乎留心
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剞劂之辭耽
心於鑿眞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
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

學也若恥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求勝欲掠無不知能之名而自棄于不知不能之實豈欲求勝于聖人也欺噫聖人不恥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途者修政立事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爲學

鄒南皐先生曰吾道於忙處辱處難處能鎮靜寬裕此卽入道之門

祝無功曰孝子愛日志士惜陰吾輩聰明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爲人說閒話管閒事人都在此過日可歎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勤苦力學以幾有成庶無忝所生耳

呂叔簡曰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非謂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謂其不知而能問不能而能

敏哉曰或問鈍子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遍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孔子大聖恂恂似不能言）君子之爲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曾子之魯乃唯一貫）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寘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鍔不揮霍也不寘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不力也爲之不力而有善以相形寧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恥惡得矣然不免于悠悠焉是去之不力也去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甯不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可艮怫然之機卽已伏藏其中是無疚於心者乃所以先爲之主而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爲大患矣乎

是乃勢所必至不日進則日退朱子所以謂如撐上水筒子路所以聞斯行之也

羅念菴曰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其爲心也於善未始不欣然羨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慚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始徐徐云爾固未始佛然以善爲不足爲而復肆然敢於爲惡也生於其心而無可疚見於其事而過不顯謂爲大患何也欣然於聞善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爲之

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也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則亦學外無事事外無學

者多不鎮定須是自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

緒山先生曰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學業未暇及

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著空

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

勿以其所有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或問上智與下愚如何不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鄒東廓曰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得力處與受病處便不相離故謹朴者多不振拔而爽敏

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繁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窮治己私是格物第一切要工夫私去則物理自見簿書訟獄

王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先生有一屬官因久聽先生之講學問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常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

亦是氣薄質弱厭常喜新其勢卒歸於廢弛悲夫

人要學聖賢若只是希慕之心却恐未稍未易輟泊卒至廢弛若不希慕聖賢我還冇如此學否耶思量到此見得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乃自得之學也

逝者如斯天地間何者不自靖不容已處獨奈何人却自已得過

可望發越若朝作而夕改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眞若可以凌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之淵所守只是恆人此無他無遠大見識又無積累歲月平日激昂以爲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係其久而不衰耶眼前朋友類此者多其病在於心不甯靜無眞實知見眞實知見從甯靜來所以必要時習而悅便進境自不能已故所學無味

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

吳康齋曰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程子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是也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如爲學要積累也須得二三十年然後

所以志於道必要據於德依仁亦只是據德熟上前去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未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胡敬齋先生曰學者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若志在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得甚事性分眞箇見得便要功夫間斷也難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

何逭曰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薛敬軒先生曰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其事與理相安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聖人原不曾專以讀書爲學便是讀書也總歸到隨處盡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

流如駛耳

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自去看看來看去自然一日深是一日一日分曉是一日一日簡易是一日只是要熟

卽先生所謂每事不敎容易放過

陸象山先生曰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狥情縱

答周舜弼曰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默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加持守是謂先難庶幾動靜如一耳

學者最怕因循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先儒做工夫直恁勇猛若如後人正所謂初一篙月半一篙不惟無上水理正恐趨下

朱晦翁先生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變化氣質全在日用常行處著力）但能看得道理病痛自除（但能除得病痛道理自見）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只須脫去排遣便被這私念糾纏不過又日用事物當然者怎生脫去排遣得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是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誠者人之所以自成故僞則大本已失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先生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之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不勉其所不能自然嫉人而諱己

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此就誠之者說若論實理本然具足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嘗愛
杜元凱語云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
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

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事事物物無非實理故無往而可以不誠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不誠雖然

畜德錄卷三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爲學

程明道先生曰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能著力便得力然此特就著力處見得先儒所謂以效自考非馳心於計功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薛千仞謂學問如家計日營運則家日長否則退未有

責人之心皆私心也皆已見也皆客氣也故最害道

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者也

薛敬軒先生曰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知必實知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道進矣

古人做了小學工夫根基已固後來從事大學易于爲力今人廢了小學全沒把捉切須將此段體認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亡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

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淺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以有益也

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讀先生兩記天德聖學王道吏治人才世風一以貫之道理本如是學問安得不如是其亦可興起也夫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

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丁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

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

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于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棄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古今同慨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靜江府學記曰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

學宮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于其日用之間旣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

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以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不偏於知行）知而益力（不偏於行）力而益知（知行）致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才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

寬便又相率而從之空談悟機殺人甚於斤斧哇至哉斯言

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考其所當考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朱晦菴先生信州鉛山縣學記曰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

知道道而不足以貫言行何貴於道知道而不足以善言行何貴於知此驚高遠者之通病譬之源澄而流自潔若流果不必潔則澄源之力何爲表正而影自隨若影果不必隨則表正之功何用古人合外內而今外內截然道不可須臾離而悟者顧離之畢世矣講道而不重躬行其爲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迷者以此了當一生自入於禽獸而不覺聞其說者喜其

觀於未發所謂無聲無臭所謂不覩不聞所謂覺所謂著察都在此時此時得養則動時自然中節言行可盡善矣此方是不離工夫方是有本學問惟言行所以經綸天下唯養於未發所以善其言行中非天下之大本而何後世歸重悟門固是但謂君子所以爲君子自在心曲言行不足以盡人於是人倫日用辭受出處之間種種疎悖而偃然自以爲

而曰我從事於良知之學則孟子之意荒矣
陳幾亭曰言行是經綸天下之樞機愼言敏行
本足以畢爲人之事聖賢之說不覩不聞說
無聲無臭說覺說著察此是爲何正爲言行
之本在此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只就言
行用功則不言不行時愼敏在何處卽言言
而愼之事事而敏之補綴煩勞斷難得十全
無誤是無本之學也用力一生終非知道惟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以正其稟習之偏防其物欲之誘開擴其聰明係全其忠信者無所不至而其學者求道之心乾乾不息有不知老之將至者豈敢謂卽悟皆眞而有所觀察卽爲外馳有所持循卽爲義襲耶誠有志乎聖人之學則擇善固執克已復禮循循勉勉自不敢有一毫忽易於其間（要知此全是良）知用事不如此卽不克係持擴充其良知矣若欲速若偷惰以是

乎聖
也

王材曰孟子言良知良能蓋指此心本然之善端以明性之善非謂自孩提以至終身從吾心任吾知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在聖人則有然者然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必言於志學有立不惑知命耳順之後堯舜之聖未嘗敢以良知自信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古之人旣生而教

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見分毫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爲熟轉熟爲生將必由學而入耶抑亦可以妄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志者願細察之

孟子於此原下兩箇所字須體玩聖人無所不知總是良知無所不能總是良能若常人則於氣拘物蔽之餘良知良能特不泯滅耳孟子言此正欲人於所不慮所不學者體認其所已然而即務勉夫慮而知學而能者益擴其所未然要皆以全其本然之體而進幾

長也無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
知也二者幾無以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
之則爲聖爲賢至於與天地同流自甘食悅
色充之則爲愚爲不肖至於違禽獸不遠其
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一而艮之況乎
知誘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
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
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親敬長日生一日

者矣

被衫衣鼓琴二女果聖人原未嘗却他只是精神不在乎此惟其精神不在乎此故可以飯糗茹草亦可以被衫鼓琴總若浮雲

顧涇陽曰良能不學而能槩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槩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乃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

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去了終
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委瑣齷齪不覺
酵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
神歸向學問探討自性自命當知吾性自有
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
有文繡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
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
而不屑爲抑亦有畏而不敢爲恥而不忍爲

邇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焉蓋必如此乃爲眞好學也而意益懇至矣

高景逸先生曰程明道先生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要好時自家身心早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者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只須一想人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不在此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便可當下立決

不可以已可知矣而豈知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眞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知所謂學而求之遠且難索隱行怪不可爲也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爲之累君子所以逐世不悔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于誠乎故夫子又每每有衣錦尚絅人不知而不慍

弟稟於性之良乃不學不慮而自能自知者所謂恒性之厚也顧自知好色以至有妻子事君其慕親之性屢遷而屢淡矣此書所謂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者也苟非兢業精一如舜其孰能終身慕父母乎大舜聖由性生而猶不忘好學如此而況下此顧欲不好學而自克完其天性乎此孔子所以惓惓于好學而且以此自任之外獨推顏氏一人則學之

一至于此然則學者所謂學將何學乎不得其學雖終身從事焉如耕石田將何穫乎是誠可悲也已夫降衷爲吾人之恒性根於固有無弗厚者故雖十室小邑亦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矣顧形生神發之後日薄日漓故忠者漸以不忠矣信者漸以不信矣苟非戒懼顧諟之功無須臾之間其何以完之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其間正有事在博文約禮是也此之謂好也卽如孝

多聞多見爲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學而識爲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聖訓爲學以穎悟多寡爲學如子貢疑夫子之無言及答與回孰愈之問者益紛如也此亦未始非學但須以忠信爲主而孰知其皆非古人之學而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于充其忠信之實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故夫子特發明之而孰意後之學者至今猶弗悟也聖學之不明

帝降之衷也此是的解一部中庸不外求誠帝降本無不誠而人失之者甚衆故有終身學之而不能至於誠者誠卽完其帝降之衷矣卽道矣卽天矣而可易視乎哉夫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曰欽曰敬曰祇曰恭曰愼曰畏言雖不同然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奈至夫子時此學浸已不明故有以讀書爲學如子路所譏者又有傳經爲學如子夏者以

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然足以遏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強於外焉能保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達道一以貫之之學乎

或問夫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已者而獨其好學不如已焉敢問夫子所好之學又有出於忠信之外者乎少湖先生曰善哉此問也古之人蓋以忠信爲學也忠信即誠也即

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直不起分毫念頭是甚境界是甚自在

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須如此纔得根株盡拔不復更生枝葉

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貴無間斷貴久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眞有所見眞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

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

少湖王先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
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
早慧年十四誦四箴歎曰學在是矣心者動
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
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
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矩其糟粕也
先生曰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
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

逼自然相入若工夫未熟見人汎然發問臨時湊合亦不濟事若自已全不曾用著工夫不知所學者何事或專認科舉之業便是學問更不在自已身心上尋討則雖有道者日強聒之不以爲迂則以爲妄甚至戲侮訕笑亦或有之若是者可謂之學乎又可謂之好學乎也未必來聽強聒惟有聞風戲訕而已世道若此至以道學兩字作詆訶語不知鳶飛魚躍猶在道中而必欲外乎此則自爲何物耶

言者亦有斟酌夫敏事則身體力行纔是脚踏實地愼言則精神收斂方自有默識會通處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又必於有道者而就正之以決吾所造之是與不是不是則務求其是而是則益加勉焉如此乃可謂之好學然就正有道亦須是自做工夫見得頭腦有了根本眞有求益之心一聞有道者之言便觸處感

安豈其所欲與人殊哉蓋實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在故其心之所之惟日不足甚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那得有暇及於安飽夫其所志若此使其徒務高遠涉於元虛遺落世事而肆言無忌則漫無歸著亦何益於身心何補於民物此皆須一一細心體認不可順口讀去

故必敏於所事而合當做者便直前做去愼於所言不但不當言者不言而當

由言以至於不言由動以至於不動一也無須臾之離也道不離人人不離道人與道凝然後可以踐形而無忝夫是之謂善學以訓詁者專矣以記誦者博矣以辭章者華矣而於道顧背馳焉則學之蠹也況乎竊孝弟忠信之成說以爲利祿之媒偃然播其惡於衆而號於世曰是學也可乎哉

薛方山先生曰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

人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事愼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稱顏子亦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是聖人之學可考也故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學此也習者習此也（聖人之學不過復性而全其仁義禮智之定分）所謂此者此也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與物欲互爲消長者也無兩盛之勢故君子戒愼恐懼之志由聞以至於不聞由見以至於不見

貴者曰性性之所以爲性者曰仁義禮智信能盡是五者於天地之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可以爲人一有虧損已自得罪於天而況乎斲喪而無忌則雖頎然顯眉而反爲虎狼蜂蟻鴻鴈雖鳩之罪人矣鈞人之形也則鈞人之性也而至於爲虎狼蜂蟻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學之道所以閑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求無忝於爲人而已矣昔者聖

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鄒東廓先生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爲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透徹守得牢固

陳白沙先生曰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子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功夫根本學問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認讀聖賢書者須細誦著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為學之大法也

胡敬齋先生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
涉入益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是源頭語
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
也居敬窮理本一串事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
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
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
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吳草廬先生曰格物者覺夢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誰能不言下陡然只是過而不有如何如何

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爲其事自然識其真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

可懼哉然則如之何曰早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薛敬軒先生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慕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己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愼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

至此斯可言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以封植惡種常易於蔓延其或認榛棘爲美櫝認稊稗爲良苗則惡種日見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

溉之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惰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饜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穫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治地

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子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此即禮運人情爲田之說在聖王則須治人情之田在人則各自治方寸之地良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

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羅景綸曰今人有指心而言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三字雖不見經傳却亦甚雅或有作方寸地說問云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應曰偉哉問世之人固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方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

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鄰子蓋是我不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觀此則以道問學爲支離而開口說箇六經皆我註脚者眞不無好高之病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

做終是做不成且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墊得起孟子養氣亦在集義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簡博學

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的便是道心不是的便是人心

大凡學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

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此正所謂動時不得力靜時無工夫靜時不得力動時無工夫也

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各得其理而已靜固靜動亦靜纔是眞涵養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

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乃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答陳膚仲曰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

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豈容於日用顯然外別置一己別置一己便見私與心性全不相干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益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淺而所謂道

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晦翁先生答李伯諫曰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

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學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聞道纔大本立而達道行不拘拘爲一節之士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事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

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益無以異于飢渴也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

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曰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異者自異同者自同）

楊龜山先生曰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

處語默必如是久而勿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間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乎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非至明不能察其幾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出

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只須爲人便已喪己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

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但須爲已便能成物今之

BJ
117
.H17
v.2

畜德錄卷二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爲學

程明道先生曰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萬物皆備豈不自足若無所汚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

畜德錄

卷二

版別

起志於聖人之道

人有志無志只三五歲時便見得大抵氣稟清剛之人便有志濁者弱者便志氣少是已爲氣質拘蔽了也

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却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却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

以悔爲堅確奮揚勇猛之創始則可以悔爲不堅確不奮揚不勇猛之究竟則何用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欲有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此等病痛人皆習而不覺

陸道威曰象山先生曰此是大丈夫事幺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徑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

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
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爲無益豈知本領
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
日專精延緩優游二十年前尚是習二十後
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

不肖立志必藉口自解云爾學者犯此二病最深先生提揭此二病亦最痛切

呂叔簡曰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
徙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

快一時之富貴與草木同腐如入寶山空手回甚足惜矣

王少湖先生曰君子亦求諸己而已矣已誠是矣雖衆皆非之無傷也若夫志於古而畏譏於今遂俯而從之所謂豪傑之士乎夫不畏得罪於聖賢而畏得罪於流俗亦多見其不智也白沙先生所以謂男兒須獨往也

陳幾亭戒子曰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日

則庶乎其皆立志乎此寺之日有孳孳而未逮者也

鄒南皐先生曰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

逸叟王紀曰吾輩當衆論搖奪之時能硬起脊梁立定脚根以淑世覺人爲已任出則爲蒼生之霖雨處則爲學者之斗山此正大丈夫以百年爲千秋者也不然躋盛時操名器徒

向之固衛者至矣則又悔於是有禽獸之羞再悔
有悖棄之戒視向悔且倍夫悔而再也已衛
嘗不學之苦余亦自信以爲必學必不如前
之怠矣及事往則又怠怠而又悔悔而又怠又悔
亦烏在其爲志也至此則以悔爲常正恐未必倍於前悔而且減於前
悔後所謂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者是
也又焉知其不墮落至於不復爲悔耶先
正曰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
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其他

見害則畔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
夫行者或志百里或志五十里雖不甚遠然
皆行矣今吾有萬里之志不備舟車不積糗
糧而徒坐謀所適且能五十里百里至哉則
終不離戶庭而已矣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
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此之謂也余常自
驗焉方其困心衡慮也悔前日之不學謂自
今吾將學矣及事往乃晏然復怠夫其怠也

志作用尚隔一層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眞實卽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

鄧定宇先生曰古人之於志也皆立之一旦守之終身竭精神而求是故所爲而成今之學者能如彼耶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忿激而自省忿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見利則爭

歐陽南野曰近世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露面不肯直下承當此其中盡是趨避私意亦何所進也（顧瞻世情只是信道不篤）故僕常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眞小人（此忌憚是忌憚世情）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眞君子（此忌憚是忌憚義理）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問辨以億度爲思睿以把捉爲躬行與眞

免暴棄

志向不眞便是不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聖學以忠信爲主主者安身立命須臾不可違也（先輩如此體認聖賢言語其力行可知）須臾不違自戒自愼方是善念常存方能庸德無不信庸言無不謹其過念必懲過慾必窒過懈怠必改若無忠信之志逐隊而遊虛廢光陰不免自誤一生

學者果有眞切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改雖點檢未及循可以無惡若立志不眞則多少因循多少容隱縱強加修飾終未得爲寡過故聖學以愼獨爲敎率能愼獨便不容毫忽因循容隱聽敎猛省退處淸奪此是功夫之病然病源却在志向不眞古人戰兢知免履水臨淵直是以仁爲己任故事親從兄和鄉睦族無往非戰兢流行誰得而淸奪之須從志上洗刷乃

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鄒東廓先生曰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不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語曰貢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貢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

須看常存一有所爭全在幾微涓涓不絕便成江河

白沙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若從容能擇能守來便是中庸不然不過功名氣節耳

王陽明先生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

意便不得謂之志

許魯齋先生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薛敬軒先生曰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猶不可奪況君子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汚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或言在家滾滾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

朱子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

象山先生正從自家此學問益進

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

戰不義之良將也此良將却非三軍所能奪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也而況市井之囂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遐求豈有執戈而禦者乎

謝上蔡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蕓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浩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惟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戴市井之囂又何難哉古之言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縉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

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橫渠先生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黃魯直曰樊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爲志於富貴者卽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士安可不自知所處

後世悞以科名爲功名須此辨晰

或問程子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

一箇人物念及此豈可不奮然立志

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夤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爲恥曰吾爲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間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名蓋不啻天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

人知此而於分頭處著力非却示人以臨深爲高也

李緝敬曰心切匡時何地非安危之所繫志存衛道何在有升沉之可言

陸道威曰人多以銳志功名爲有志非也此只是貪慕富貴人若從此處認差便終身不得長進須有箇千棄做屣三公不易的意思方可與之言志

人不學聖賢即富貴功名受用至老死終不成

和而莫之止也類倖則名氣同則合聲比則
應紫衣化齊長纓變鄒猶影逐形而莫知所
自來故曰習衆人莫覺其非賢者有所不免
故習易染也染於習則奪於志有眞志不爲
習奪者卽文翻不麗美德可旌脫與時俛仰
從俗浮沈降心同波易志趨惡雖有高文吾
不欲觀之矣

此非所以待世然下達之易莫知底止先賢
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是要

道長短而中善類私委巷則鄉賢鄉飲舉及匪人圖餔餟則名宦節孝槩揚惡德青蓋翩翩殊非布衣之義高冠裁裁大犯不衷之戒未嘗檢括則自文曰負俗之累稍有操持則其訾曰世故未諳甚之白衣者鑽刺以圖青衿朽腹者妄冒而覬朱廩士習若此而欲望其出而高亮行而準繩爲一世之眞儒爲朝廷之忠臣必無之矣夫習始乎一人卒乎百

郭青螺學政曰士知學而立志當無有能奪之者乍志乍奪乍奪乍志則沉於所習不克自振耳習敝久矣當獨蜀乎哉受書幾何則芥視青紫稍知掇管即奴婢屈宋矜激意氣則鄙鄉里之老成爲枯鈍羨艷聲勢則結當路之子弟爲黨與囑託公事而凌轢有司起滅詞訟而比伍隸卒縱搆揣爲高致狎娼優爲逸興搖筆端以造歌謠而撼官府碎舌鋒以

舜所以放勳重華周孔所以安身立命皆不外此吾欲爲君子必以道德爲先以聖賢爲法志於道而富貴功名無以尚之志於聖而智能才藝無以尚之道誠有得則眞樂在我（在）而窮通得喪無不自得焉是能辨志志遜則日見其不足而虛心以受天下之善志辨則他岐不足以惑之而知幾以成天下之務豈非初學所最先者哉（何等自）

不定邪說異道得而惑之何由向往必引類分別明示趨向何者爲道德而當先何者爲聖賢而當法何者爲文藝而爲今之所習何者爲富貴而爲時之所趨如孝弟廉節恭謹敦朴誠直尚義則爲君子而是皆聖賢道德在所當爲柔媚頗僻陰險詭詐肆慢無禮則爲小人而縱使富貴利達不爲苟得天地間惟道德爲至尊至貴爲必可恃能信得及便是上智堯

言則唯諾惟謹教之事則佩服必行示之課程則俛俛循循逐時完辦有所督責則內自省悔無生異議或檢責有悞不可便自分解隱忍順受俟後可言則從容言之凡職分所當爲雖皁賤如子路負米子貢埋狗陶淵明之子與門人爲之籃輿之類無不安意爲之是能遜志此最要著有子弟者爲子弟者切須諦聽先儒謂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正此意也即聖人闕黨童子之教亦不出此志不辨則取舍之極

哉○

守潼宣訓曰○兒童七八歲已上○出就外傅此時○知識初開○便要先正其本本有二曰遜志曰○辨志何謂遜志溫恭遜順虛以受人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也何謂辨志辨別志向趨止有定也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是也志不遜則舉止自由習成驕惰何能受教必敎之和顏色順辭令下視衆心恭敬聽順與之

以輕而放過也試觀人身受病各有不同或病心或病肺或病肝膽或病脾胃既有是病須從這病上求醫藥治身始得安若病根既深不加治療則元氣銷鑠而大命傾矣大命將絕而悔心始萌何益之有（從前不細思後來悔何及）可不畏哉今人護過者多只是欲做好人之志不立與護病者一般喪厥身心均為天地父母之罪人思之至此令人毛豎愼之哉愼之

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名位適足爲長欲導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臭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不細思那児得如此透徹故欲從中起者其根在內時時不覺發生拔除最難欲自外感者一照可以驅却用力稍易然人氣質不同各有一種欲處偏重須自己照察不要○要○剛○頭○只○在○此○處○瞞昧從重處用力消磨則輕者易矣亦不可

逐卽如一家之中須是家主惺惺靈靈整整
肅肅端坐堂上不容閒雜人入門方成箇家
當心爲一身之主常存不舍則一切物欲爲
得而引之日積月累庶幾心地光明動作中
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切不可當誰算）
而蹉過（到雙目就瞑時節）始得成箇好人生死受用皆在於此
若心無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
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爲皆是賊作主邪僻（可畏）

衣冠之族遭逢太平之世肢體俱無虧缺田
無此遭逢也須從這路去
宅稍有憑依各具做好人會讀書的資質這
皆是天地父母莫大之恩將何事酬報萬一
只有卓然立志努力向前必要做箇頂天立
地好人如饑之求飽行之赴家腹不飽家不
至決不肯休歇始得要做好人又不可在外
面裝飾須從心地上用功忠信所以進德朝朝暮暮
操存此心與牧牛人相似時時顧提不令放

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悠悠浪乍明乍暗乍通乍塞大聖仁人亦無奈爾何夫喜怒之於毀譽若彼而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也乎

此段最善提掇人之本心

四明鄭西張先生訓子曰汝兄弟須去靜處細思一番細思兩字不可等閒看過須是徹骨徹髓徹始徹終窮究過來使此心靈明更放不下纔是細思

幸荷天地覆載父母養育生長

焉怒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之不可爲而利之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於僞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此喜此怒非有所爲而爲者便是本體只須於此認得眞切便剗定脚根硬上前去便是聖學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

羅念庵先生廷試第一外舅曾太僕趣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庵頭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黃洛村何善山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先生南軒書院記曰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常爲也而顧以怒

此○非○可○強○而致眞○是其志○非常

人孰不欲慎言做箇忠信人孰不欲親師取友做箇道義人只被求飽求安念頭壞了一生故士而懷居與恥惡衣惡食直斥以未足與議麾諸門牆之外晦翁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一幅正是吾儕對證良劑

聖門之學只是去利懷義一切俗情世味皆利也學問中再來不得合下便須剖判得清掃除得淨故夫子於敏事慎言章先說箇無求安飽於無違仁章先說箇富貴貧賤不處不去直恁斬截而孟子小體大體天爵人爵之辨亦直恁懇切

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爲伊周窮則爲顏閔何常無功名何常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墦間醉飽祇爲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君子好學工夫却先從求飽求安說此正聖門辨志之學秉彝之良孰不欲敏事做箇季弟

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舜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其中實亦不能無累希聖希賢憑著作文何用但遵朝廷制科不得不從此爲用世之階耳若究其極仍有一分枉道徇人在）因歎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鄒東廓先生曰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

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鬬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

賤也不然則形雖人實則物也豈不甚可恥乎昔潁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或問陽明先生曰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眞切雖做舉

爲豈惟當時千萬世同志皆當即此切磋

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劇鬬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與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

孺○先　只此　而○已

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已者乎蓋已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蟊賊也蟊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而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

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

察識

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舜蹠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

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今人○立志那見○如○此○志之所趣無遠弗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途

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疾首專主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堂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眞西山先生曰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

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明明道理何人看破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國家亦何利有此等人而科舉之耶可歎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

凡讀書取要認此四字

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

良心便是與天地相周流之體

之夫豈遠哉

象山先生曰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良可哀也

人要有大志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

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甯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甯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自已者反而求

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張南軒先生曰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道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道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躓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

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晦庵先生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此病直入膏肓如何如何。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

伊川先生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鄒

古之教人如是最喫緊事此

宙度越古今終日乾乾務欲充滿此志願則必念念無滲漏事事無愆違若不如此實脩便是虛志也不相干滿腔惻隱之心貫徹於天地萬物無少虧缺乃爲盡性之實功此聖門求仁之學也

宋王沂國公曾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古之聖賢人已兼成○甚○全○立○志當如此○二○語○包○舉○窮達一致莫不權輿於此故志其事而無成者吾未之見也不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警發千鈞之弩由於一機行萬石之舟操於一舵

王塘南先生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發心之初便須立此大志願有此大志願然後能量包宇

故志學作聖之第一義也

鄒南皐先生曰丈夫生世間具耳目口鼻之形所以異於物者以有此學耳學莫先於立志千古聖人俱是一箇肉身漢子只是志不可作凡夫單刀匹馬所向無前何聖域之難臻唐人語云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詩文伎倆古人尚且誑如許勇志奈何爲身心性命等閒覷著吾以爲不至聖死不休也

黃我素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王子墊問

許敬庵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精神命脈只在志學一言學而不厭聖人之所以爲聖也知學而趨之者賢不知學而棄之者愚非聖自聖賢自賢愚自愚也天性在人萬理咸備無不可學而能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何爲甘於暴棄而不學晝夜以思憧然覺悟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希天孰能禦之其或不然苟安流俗之陋醉生夢死無可語處

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鄒東廓先生曰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而纔說第二等便以爲自棄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沒溺於卑汚乎或博通今古爲文章或患信原憸不爲不義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

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人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自沮而或以懈此就有志者言世人大都曠廢隳惰幷此三境而不知也夫餒

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
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
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
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
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
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
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

道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天下無不近人情之聖賢此纔見得偏的時議豈欺我哉賴天之靈祖宗之澤父兄師友之教今得少有所持循以進何其幸也然日月逝矣少壯不再過時之失不無憾焉

王陽明先生年十一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第一事其爲聖賢乎

先生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

志初志亦不能不少徇於時徇時之心日深而初志日懈兼以疾病相纏居恆感然不悅注然無措感今懷古於風晨月夕蓋有不勝其愁歎者矣今年自春初尊玩大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舊疾稍減而精神稍益沉潛晝夜反覆身心然後知聖賢之道豈獨古而不達時宜豈眞迂而濶於事情豈誠僻而且怪向之坎坷齟齬於十年之間者於聖賢之

年三十有一矣六歲入小學七歲而學對句十有六歲而學詩賦十有八歲而習舉子業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觀周程張邵諸君子出處大槩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慕之於是盡改平日所習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爲心而自學焉學之累歲而行與時違或以爲古而不達時宜或以爲迂而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僕雖不敢盡

至語古人則置之度外語時人則曰某吾過
都犯此病
之某猶吾也某雖過我猶不能甚凡百一以
時人自局靡然以古人爲難企而教然安於
小藝之易成不弘其量而雜用其心小有所
得志驕氣盈以爲人生所事止於如此嗚呼
此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而今人之所以爲今
人也與僕雖不敢當足下之所期亦不敢不
以習俗爲戒而奮志乎古之大賢也犬馬之

之心爲心一念慮一動作數聖人常在目前道德視數聖人爲未克事業視數聖人爲未大用力孜孜而不足量詘容小而心敢不純哉故能卒有所就降及其次則以先進大賢自期而用力於德行事業者亦無不至而亦各得其效夫期於聖人雖未至不失爲大賢期於大賢雖未至不失爲賢者世俗見其磊落落以自表見於後者乃謂天生非勉可

古人道德著於一身而事業光於千古者豈無其由不自小其量而用心純也不自小其量此所謂全體至極也用心純此所謂純亦不已也全體不息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立志便要以聖人為的足下之云蓋以廓我之量而純我之心輔仁之功一何大也夫聖至於堯舜周公孔子無以復加矣而其量豈自足而心豈少息哉後之英雄之士卓然特立者其量蓋期於堯舜周公孔子而其心亦以堯舜周公孔子

病侵凌與事乖迕而志益荒疎碌碌於衆人之中倏忽十更寒暑此心一靈或興感於中夜或發憤於窮途日時既往悼道無成昔者之志回視如夢其悲歎之極益無復有意生於世也此無他志不加勵之過也

古人深自責勵如此

先生與章士言訓導書曰去年辱贈言引堯舜周公孔子爲我標的而期我造焉噫此大賢所宜希者豈區區小子所敢妄意僕竊常觀

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爲天理而當存何者爲人欲而當去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行優柔厭飫日就月將毋期其近效毋欲其速成此二語非俗學之爲害乃異學之爲害不可不愼由是以希賢而希聖抑豈殊途也寸年弱冠賦厲志詩曰夙興夜寐孳孳惟義矢願成人毋安暴棄當是時於聖賢爲學之方頗得其萬一而自謂古人有不難到者不意多

而後不怠益志乃心所向而勵則自強之謂也農之於耕工之於藝商之於貨莫不皆然況士之爲學乎世之志於學者孳孳早暮不可謂不勤也其所求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效而已志雖益勤學雖益博竟何補於身心哉是則非聖賢志學之旨矣聖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故君子

認此爲學

陽戈正揮

人所得光陰有幾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哉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爲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未嘗乏人要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吳康齋先生曰事必有志而後可成志必加勵

宇宙內事

陳白沙先生自策詩曰聖賢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獨往二字須體認正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要知光輝六籍又靠著聖賢不得。邈哉聖與賢夢寐或見之其言天下法其人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哀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

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是因循荒廢了

陸象山先生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程子謂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爲聖爲賢只此一語更無不了之義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

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
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
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
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
以聖賢爲標準纔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便是自棄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堯舜亦只盡得人道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最要得此意味到此便自然念念不忘若無求復

希顏之徒亦顏之倫

此則明於聖學之言

或問晦翁先生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心之所之爲志標準是心之所之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念念不忘纔是立不然便倒仆了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竝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
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
矣未見久學而渝也丹青亦是一染之後不復更染故渝色若學則無時不染夫安得渝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材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

蓄德錄卷一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立志

晉虞溥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獎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雜識

畜德錄目次

義命
卷十七
勸戒
卷十八
養生　閒適
卷十九
女範
卷二十

古香齋藏書

厚德
卷十三
度量
卷十四
名節
卷十五
智識
卷十六

涖官
卷九
康濟
卷十
忠誠
卷十一
處世
卷十二

省克
卷五
省克　家制
卷六
家制　孝友　勤儉
卷七
勤儉　涖官
卷八

言德錄目次

卷一　立志

卷二　爲學

卷三　爲學　讀書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畜德錄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席啟圖撰啟圖字文輿震澤人官內閣中書舍人是集取周秦以來迄於元明嘉言善行分為二十一類亦間附批評取大畜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義故以名書

爾

崑山朱用純誤併書

志者方來有量若此之讀是書者正無徒以是覘席氏之濟美而前言往行展卷具在務於時來盡已而得乎天之理而動靜云爲無弗合是如山之不遷而則庶幾不失先聖傳易之意云

攬者既益備而其植德於身與
世詎不更益優厚是誠可悕也
然舍人之壽人太僕已有格言
類編之著今舍人又輯是書
獻臣又烏爲哀章棣棠蓋可
謂有世德而獻臣所以繼先人之

之艱詘物之癈隱固不廑其意
慮為之振贍脩舉先本至性以敦
孝友大約其事有非人情所易
能者金君醇慤不苟語而言若是
是舍人所得稱為字注行者流
矣使非天限之年則是書所收

而志勤矣惜也年僅踰强仕而
沒此益其未成之書抑余聞之
舍人同里金君天立謂舍人治
直言之誠能行之素多病嘗
親庶饘所以得仕不仕而樂善
好施凡親舊里黨人之貧乏事

積於中則已無不周此畜德之說也余讀舍人是書蓋悉述古人嘉言懿行自心性之精微以及事爲之廣大家庭之切近以及四海九州之疎遠其理準已該具可謂識周而量宏思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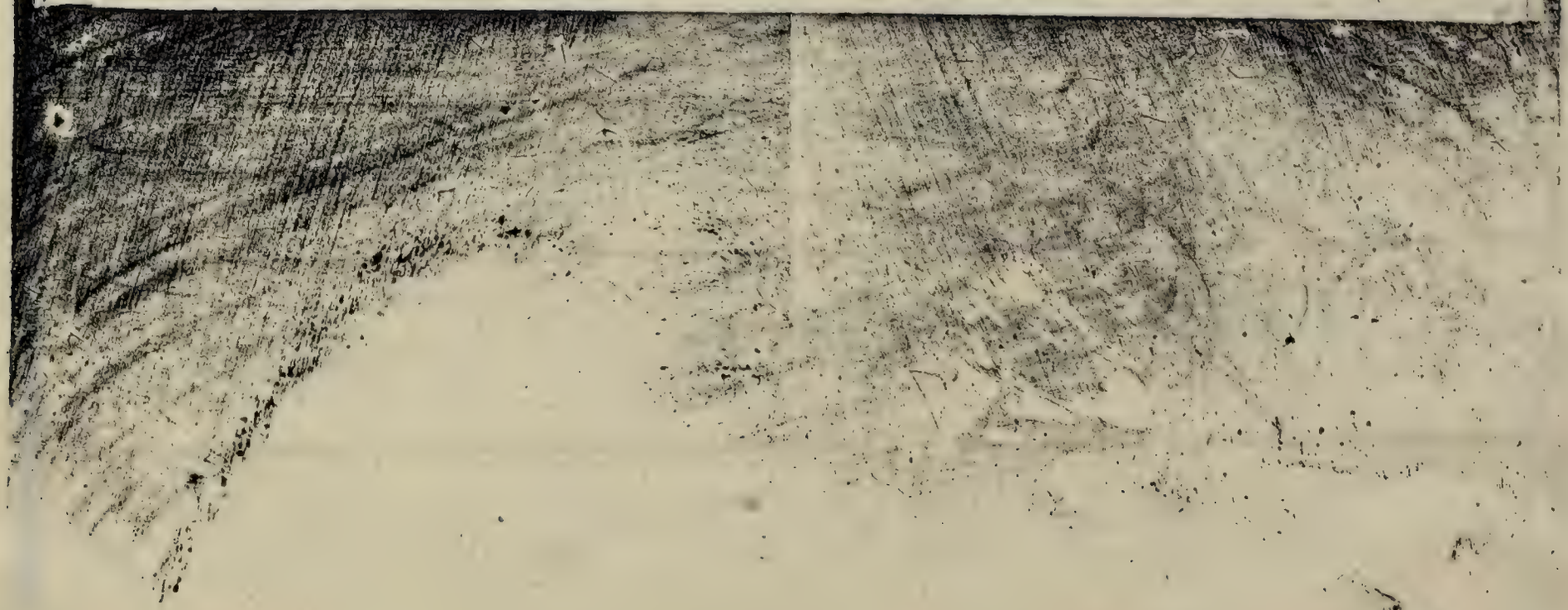
言行源古人天理而即吾之天
理也況夫古之聖賢德無不具
而以德咎不齊故其施於用者
或有未盡乃舉古人之後裔
擴博覽該納兼收則將來吾所
見之用者即未知何等而德之

固全撲於人而人不無虧損於是觀法乎古人矣古人之行莫非天理之所著見古今事遇或有不同而不能不同乎言行或有不同而不能不同乎天理則非古人言行而已者

山者必而不遷之義也人能念
止乎天理言止乎天理事止
乎至理而德之所造純矣
人莫非天之所生則莫不得天
之理以爲德德固具所素具而
又必資前言往行以畜之者天

序

畜德錄者唐舍人文輿之所輯也舍人子獻臣請序於余余惟聖人傳易獨於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大畜之象天在山中天者天理也



幾弗畔於道也夫平湖陸隴其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
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
言也讀書亦然天下浮誇放僻
之書其爲楚言多矣不擇而取
之褻可勝窮耶取舍如文與庶

無奈焉是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哉吾以是益知人心之不可不養而所以浸灌之者不可不擇也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之士也嗣後余赴京補官山中有人至言君病矣畏風雖盛暑必重帷以居余時時念之丁巳歲余奉諱里居君手書慰我余偶過山中必問君起居日望君

因念昔年與中翰君交在壬子
癸丑之間時余方在告雙泉堂
前疊石種樹君自洞庭山中來
留連草堂恒竟日相對令人塵
囂頓忘余已知君爲讀書有道

相友善敢乞一言以弁之於首
余聞其言之悲唯唯無以應既
而出酒殽以食之余在主席獻
臣坐次近元功稍遠酒半余移
坐與獻臣促膝相與欷歔歎息

古人如此爾曹不可不知之其
時某輩皆幼亦未知其言之有
切於身心如是也及姪之日捧
遺編而讀之非僅前言往行乃
先人手澤存焉惟先生與先人

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古今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即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愼收之不離乎規矩準繩則可以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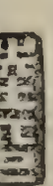
說淫豔之詞所以眩人耳目撼
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
之市百怪之物具陳非志定守
固其不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
靡麗者幾希取舍一移日長月

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說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侯稺阮浸灌於虛無而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來俗衰學駁偏僻之

善德錄序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

注鬼神十卷格言皆實踐不知倦
經是何固長君獻臣將付剞劂乞
序于余曰文與先行至言之意酬
述梗概于集末俯仰之昔不覺擲
筆而流淨也時
康熙癸亥菊月下浣友人陸燕誌謹述



年心血盡在此書集成當名曰畜德錄以俟先哲顏編之後免負憾矣後前十日銘把玩不釋手至曉乙于是書若比文興後余有詩哭之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人四十三年病裏身能以文書為膽矣為將先澤及枯鮮木棉織心移風俗珠桂生存

又云大雅公之旌江良知之既未改
奈至與何敢置揣儀存敢惟有
勉尊薛案之云實之有益乎身心着
自恨資質之弱見之行事未及十之
二三尚冀之諸案与凡有志者勉進
聖賢之路勿為禽獸之歸庶不負
古人嘉言懿行之啟迪也又云為

武山精舍閣既而復以故冢文輿載
以牛腰蓼軸已閱未閱者趣余勘
校余日侍漁猴雪和平深嘆文輿採
取之富猶之為之續鹽鉄論官禁說
又讀步兵便宜吐棄一切過文輿
裨前譚及步兵宜亦收以為鹽文輿

事他人厥業不易觀文輿圖喜甚
書賈賡酬不倦者惠顧焉爲病中
繙閱稍自勉心仰副田待旦而行如
古人以畫所萬若天文地以黑白圖
記功過久而益有得剛頻取捕不
厭善四益皆出于忠主敬行故覺
至云云親切而有味如余自遷居

為額北故山中倚為名白四方游賓
望門投止地家未免撑拒猶文輿公
之早晴激劉白吐露八途之津梁先是
盛宋先生曾著格言之類編乎生所
行利益事晴公在之中文輿實為
多澤又以日所見有額于是者之
附焉之子是益莞詩理學經濟等

則一山之惠也儲利益事以告而鉅
庾申嘉飢民萬衆屬指富家貲
姑揭予以某日集某家勢洶洶獨
不列文輿家曰其活我之事爲多矣然
文輿不待呻而馬輒歌誦而言不類
他家之嘗事而二麥旣空不能又
輿必不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他若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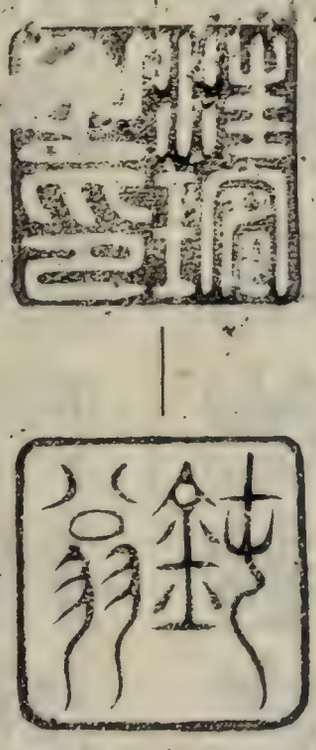
穀食書政祝云字学静功他習
者尚九死厌文輿已通閘蓋蹈奚祝
曰生晉節宝雲之故道友黄越貽
知予不克永年勸令創一利益事
爰有倡導紡織之舉初与滋文惕
廣公同行其至者厥善中輟文輿
獨不倦曰吾死弁公雖不貢然功成

十數年後一一能追述其曲折遇大
事立斷領機緊言之耐煩劇每股會
計之細能得其經緯佛在殿帳時
篋中日必抽一二朱墨之間一摘發法
中肯綮以故才能者樂効用家之稍
能搪挫云面指發如漆發眸有神
善病喜飲酒不能強飯以人漬為

後序

文輿舞象溪余之為指點作小題法輒
能領會其故凡文肯志雖苦而不逮也
尊甫宣矣先生思誘進之以圈之多寡
為賞之厚薄文輿得賞每多已而允匆
匆曰吾內慚耳性孤疆識少所讀出
修身不忘他凡一事一言一解一語一酒之

午堯峰老鈍汪琬序



氏名無傳於後者余聞之顯揚
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
明示後世敎也獻臣其近之矣
故并附述以見爲德者之有後
如此康熙二十三年夏六月丙

實與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余
所爲誌銘中茲不復論秖論畜
德錄云獻臣名永劼君長子也
爲人甚文而淸謹有君遺風今
且孜孜校刊此錄若惟恐君之

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
門晰部分最完且善也余先以
有德與言許君後之讀此錄者
藉此以想見君之爲人則余之
說不其信矣夫他若君平生事

受讀既訖喟然曰富矣哉此君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余嘗見宋儒所撰厚德錄仕學規範及名臣言行錄諸書殆與此錄相彷然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諸

畜德錄以便省覽雖久病牀簀
間猶惓惓編次未嘗輒易其所
好益其爲人也不靡不旨不宣
不浮其於所畜何如也君既歿
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錄示余

積書數千卷每擇其尤切身心
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悅
然有悟顧又以爲未也遂編葺
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
行凡二十卷二十有一則名曰

天也若吾吳洞庭東山席君文
輿平生以仁厚居心以澹泊養
口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
安緝鄉里其於君子之德亦既
有其基矣顧又閉戶好書家所

昏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者可變化也是之謂高德否則問學不徹其原而規規焉爲耳目之所囿詞章之所錮此坐井觀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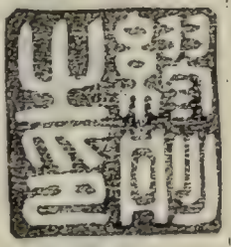
則卑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
流宕忘返其德之亡也久矣故
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日見
所未見曰聞所未聞務期於深
造自得而止夫然後庶者可立

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識言行
者非徒以夸多爲也益學者之
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
易昏也心之易室而氣質之易
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墮識昏

畜德錄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體元默清虛猶天也艮山磅礴蔽虧若將蘊天其中而有之者故有畜德象

寅秋七月同學繆彤序



家以光大之總不外乎此錄中
求之可耳君有三子長獻臣名
永劼候補國子監學錄次元功
名永勛候補內閣中書出嗣三
朝宗名永渤諸生康熙歲次丙

義大矣哉汪編修著文先生已
言之詳矣余復何辭余與君相
友善但知君命名之志蓋承太
僕公之遺訓也獻臣元功又孚
中翰君之志讀書行善保身保

坐臥一榻曰夕以經籍自娛久之而所坐木榻有遺跡宛然者管幼安也然二公讀書未嘗聞其有疾君能於病中好讀書不又難乎斯集也名曰畜德畜之

之讀書非獨以書卷自娛實欲
扶天人之奥旨窮濂洛之心傳
以此安身立命即以此承先啓
後也余觀古人之好學下帷攻
苦三年足不窺園者董江都也

文雖佳其人不足重卽不與值故有負文章重望而其出處之間有未當者君必委而棄之余聞陸子之言不覺肅然起敬知君之爲善皆從讀書中來也君

爲余言君自幼好讀書雖病猶
手不釋卷家故多藏書而書賈
射利知君之所好無論殘編壞
簡不惜涉險滿載以求售君一
一評曰某集佳其値若干某集

之霍然以起相對如前日也豈
意奄奄一二年歲庚申君竟不
起余爲文以弔之略述君之生
平好善然而未盡也時余一宿
君之東園陸子大生君之師也

若不及雖久病應得官而未仕
不及見之政事而其篤行於門
內施及於鄉黨者事事皆可爲
法江西魏叔子不妄譽人者也
爲席舍人傳曰雖沒而祭於社

於身心外之有補於世道非如
晉人世說長慨助輕唐人藝文
類聚諸書編輯風雲月露已也
可謂精擇而愼收者矣予聞文
與性孝友好施與周人之急常

伎玩物嬉戲之具而獨皇皇是
書病革時猶曰質上俯首覛覛
予受而讀之則上自周秦下迄
近代學士大夫之嘉言懿行莘
焉網羅博而取舍當內之有益

其心而爲吾道之羽翼矣庸予
獻臣奉其先尊人文輿公所纂
音德錄示予曰昔我祖太僕公
有格言類編一書我先人謹承
先志搜補而廣之平生不好聲

戶庭坐臥一小榻榻之前後左右積書數千卷伏枕呀唔手自刪輯每見古人行一善事發一善言則正襟而起曰此吾所當則效也兒輩在側時時命之曰

人身體而力行之者筆之於書
日積月累遂成帙又曰先人一
生讀書樂善齋志以歿叙之年
僅四十有三得風痺之疾臥牀
褥者十數年數年之中足不出

此先人之手澤也卷分二十先之以立志爲學終之以女範止十九卷其有未盡者別爲一卷曰雜識共二十卷每卷若干條共計之若干言皆前言往行先

BJ
117
.H75
v.1

畜德錄敘

畜德錄者吾吳洞庭東山內閣中書庸君文輿之所纂輯其二子獻臣元功奉以梓行者也書成二子過余草堂再拜而泣曰

同治丁卯重鐫

畜德錄

板藏湘潭縣
城外懺心寺

畜德錄

卷一